

尺牘新鈔  
貳

14

1475

71



門 1 0  
號 1475  
卷 71

尺牘新鈔卷之三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周嬰

方叔莆田人初名中規遠遊篇 庵言

與黃若木

陽輪不駐陰呂潛移靡草才萎寒梧遽下一歲之晷驚其迅速百年之景知復幾何撫枕興哀難為胸臆惟別之後歡情頓絕何者景興曠世見望於方回威卿輕俠貽譙於新息故或始素而終黜有前荃而後茅羽積輕叢舟沈軸折猜嫌不釋肝鬲未剖夫漉澤濫淵則蛟龍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不遊探巢茂卯則長離增逝吾不能振鱗冥海奮翼蒼  
梧徒以爲其嗟可去其謝可食托彼鱣穴嗅此鴟銜高  
樓有僮梯之窘幽谷無遷喬之望夕景欲戢則應門納  
鑰曉河未落則當關疾呼絜類支祁枯同貳負撫事一  
鬱如何可忘但百六之厄未盡於此夫拔山之力不抵  
鬼伯之催步天之智難藏將終之魄輒亦臨命而歔歔  
彌留而泣下今疾在腸胃寢於骨髓夜不得臥晝惡聞  
聲叢辰數筴告我不長日者發書其卦遇剝如使泰元  
之師或信弘農之著無爽懼征西之命逢長順而凋零

黃門之算向靈牀而奄忽辭好卽惡命也如何嗟乎神  
州者骨骸之遽廬岱宗者精魄之區域去來常數憑芥  
何爲所恨壯圖行乖遠猶摧隕白馬誰赴朱生奚托洛  
城之魂空思舊里殽亭之鬼終恚他鄉相去千里生死  
長辭秉筆爲書涕淚橫集

重答黃光

字若木甫田人

塗遵武夷時與貴人遊焉靈谿清淺渟波鴻洞鏡流見  
底沈鱗虛懸長蘿修竹映發芳洲鶴子雁雛回翔曲渚  
聆青猿之傳響看白鷗之羣飛仰視側觀高峯隱天壘

巖虧日勢步仞而輒變形顧眄而靡記使人思渺渺而  
獨徂氣飄飄而上厲散賞極娛一往忘反又何知蠻觸  
之力爭蚌鷸之心競乎所之既倦相與集乎萬年之宮  
霄客蛇行而先路羽士鶴立而夾侍將饗遊者陳饋八  
簋別客而進薜茗度賓而殊鷄鶩咸心傾于貴介視蔑  
乎逢掖矣夫以人間寂莫之士山阿幽逸之人混儒墨  
輕王侯猶復反側其情高下其手况乎燕雀之侶馴儻  
爲心慕背揣乎熙涼驩咄易於且暮滔滔皆是奚怪其  
然哉

與陽春令黃兆修

前令侯君卽閩之昭武人聞其心含仁恕政尙勤卹據  
俗而動罔以毀譽櫻懷不貪爲寶靡以脂膏自潤柴桑  
旋反終乏三徑之資萊蕪去官猶却一斛之餽信吾鄉  
之宿德彼國之遺愛循良不孤儒雅係踵雖巫馬之代  
子賤各不相師而秀之之承虞公差得無事伏惟足下  
宏獎名教搜採前徽察摺紳之同辭餐民志之椒蘭遠  
使須昌路側式樹漢文之碑太丘城中方圖仲弓之像  
庶芳猷有述茂則長垂斯亦明質之令典樹風之雅化

矣屬因思至聊疏所知倘在妄塵勿以爲濶

謝譚海澄

費謂鉛山費無學也

明公視僕既無親習之故非有平生之好若鳧乙翻翔于天未夔虻蹠踣于泥中本不關情何緣介意而僕又干時寡術資身無策夙齒備嘗狼狽秋齡不免流離凍餒所驅大業靡竟人非王粲托跡荊州交異長卿遨遊邛邑循躬知懼對客抱慙明公猶納之洪流收以大度者豈不以費有把臂之雅故答其緩頰之殷哉僕賦命多遭遭代仍蹇不圖此子奄化異物運斤之質既逝因

針之契不追詎宜懷疇昔之意氣干尊嚴之恩澤乎明公誼烈干霄襟期蓋世延陵寶劍心已許于徐君楚市黃金諾不渝于季布雖僕栖遲宇下游泳波餘而衢尊未憚于過斟宮鏡不疲于屢照敢忘大德以霄鴻私所恨宿草陳根懷哉曷既素車白馬行矣將馳命駕之謀思隨夢遠受廛之願道爲勢牽輒瀝悃以辭歸爰告誠而陳謝倘宿好不逮會面可期猶望元燕降睇重過故壘青驪結乘或駙舊軒率爾睽攜自知悠忽瞻言墀側不覺囁嚅

陳際泰

大士臨川人  
已吾山房新訂集

復張天如

人居城中友生勦之不置如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奈何奈何相隔既遙不能如山間麋鹿常相聚每有西風何能無嘆

寄韓求仲太史

不肖弟方授書時卽知海內有求仲先生而深嗜其書以爲天際真人旣而果以文字冠冕一時而地在必爭讒者勝之此何預吾求仲事能遲十年宰相而不能奪

千秋之業與千秋之名且求仲卽不爲狀元卽不爲宰相豈能減其毫末於此哉每與毛伯論此事動笑嘈嘈者之無識也蘇子瞻千古文豪而李定舒亶輩猶承人下竅而力毀之至謂買科徒作千古奇話而已矣

答閩中羅美中

弟無似誠不自意孤行一道宇宙之大翕然從之四海之風爲之丕變弟文凡萬首行世者亦三千首貴鄉陳仲謀貽書弟云海內得大士片紙隻字皆已掇巍科躋膴仕兒孫滿天下而祖父母尙自留滯人間是天下極

不平之事此意不知美中謂何耳豚兒孝威孝逸頗好學能文俱可一日十餘藝天遲弟如此弟將以取償之道寄諸兒而未敢必也然而老秃翁所藉以娛暮齒者具是矣

甲戌登第後家報

戚逸二兒可勉勵攻苦兄弟俱有雋才不宜自滿自弱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與負老父所以望之之心尼兒要曲體我懷好行其德學做好人勤儉雅慎助成老父一箇賢鄉紳決不可忘其寒落忠厚之舊大言大語美

衣美食爲所不當爲六十六翁竟何所至思之思之

陳孝逸

少游臨川人

與羅杓菴

弟輩潦倒半生孟浪無似縱有古人古書百萬盤胸逢人說之人誦道之亦有何名何實藉使下辟之上庸之亦關何利何害賤兄弟內顧其聰明志力閉之深山足有所修述成一家言徒以饑寒累之不獲遂願又聲色毀譽不能頓割絕而無所事事秋閒姑且破釜沈舟持三日糧爲射賊擒王計必不効而後杜門却軌發伏藏

所勝錄卷之三  
滌筆硯張文設字惟古詈今操一時權衡而擬議其得失蓋亦有所長未可謂悲憂憤悶之所爲出也弟輩素悃爾爾對翁兄前正不敢欺隱耳

柬某

六千君子逐鹿圍中高才捷足何所獲有又况目迷五色試官將不能與奇鬼爭權不肖亦年年送故人耳拙卷經大筆竄削數字頓易舊觀然輒以解元許孺子得毋驚殺三軍恐當場豪傑皆欲捫長者之舌矣笑謝不

答朱子強

譽言匝楮何寵之深也弟年紀寢大尙持數行文字從少妙輩問妍媸於不必知己之人此正如老女嫁國翁言不辱者強顏爾

柬蕭伯玉大行

天眷幽人得縱意於文章山水雖雲中仙子未必有此清福而况胸無丘壑者乎聞日月之記高與尺齊是當播之天下使風流蘊藉者讀之孝逸雖無遠神尙饒孤韻受書而行如載春浮以東令我時時見三莪先生於



湖頭深牧閒也

答劉孝若

王大將軍一旦開後閣驅出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意氣何似常開平每戰必斬所幸美人頭然後臨士對敵千古英雄人物正詭不同而剛決則等吾曹丈夫於天下何所足係累乃復刺刺昵昵向兒女耳邊語耶來教獲我心矣

與陶堯生

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今日對堯生正欲道一句不

得也遞歲來陵鋒蹈戈握蛇騎虎七尺之軀不必死弟之心則幾死者數矣孔北海所謂憂能傷人此子不復永年者也

答管子敬

曹孟德壯歲雄飛功名兒子大慰平生東西門行顧復云爾何也烈士暮年自悲短景正是貪戀功名兒子豈豈且去之耳欲將婕妤妓人從銅雀臺上哭望西陵其意殊可憫也奸雄人由此一念故事事不肯罷手所以能殺天下尊見若何

寄李力負

今日接得道兄字真如古骨董我輩面肉不常作一處  
合所可合者紙言墨語耳故交殆盡稍聞舊人同志相  
守喜不成寐况道兄風義文章歲臻日上悉於躬菴舌  
譜柴桑真不在潯陽矣弟憤嫉甚不死于兇亦死于恚  
謝翺善哭而弟不能禰衡善罵而弟不敢意者出于哭  
與罵之間騷鬱甚而佯狂甚而痼疾如是之人有  
生理耶道兄筆墨有靈他日幸借一挽其恩甚大

與鄧止仲

紫芝眉宇闊復數年嘗思此人如在天際客夏數度入  
貴郡一寓章山寺宿所甚願見者吾止仲看今日人士  
了無可語其不可語不必在學問文章山水之間數端  
而外別有神明惟社兄獨解此耳

答黃子師

世不知蜀忠武之木牛流馬乃得之諸葛夫人也來書  
驚才絕豔直是女子中李長吉獨念仁兄自負一世豪  
名犯此勅對正在枕蓐閒兩賢相厄殆矣哉誰當爲黃  
郎解圍者乎

寄徐仲光太史

海內幽人何止千數第如進賢冠中頗難得耳我公襟  
眼皎然玉嶺清霄在其足下熱膽求仙搖頭卽佛此乃  
男兒入世出世事世烏足以知之傳平叔贈吏部詩特  
致尊覽并系以惡句爲笑兩弟於仲光面孔無素而能  
神傾若是湯臨川所云人生何必深也

東竺庵

細省和尚言語著我痛處偌大世界無真正爲人朋友  
若和尚者乃真相相愛也某非等無知無識自暴自

棄之人只緣打算不過看那邊事大怕難怕苦時下不  
得瀟灑快活地位如但要我頭顱反不難一刀斷付易  
的是死不易的是死幾度却還生也某二十年無甚罪  
惡明室暗室心中口中從不肯著箇欺字獨無猛力堅  
膽向前做件事來亦以庸人滿眼其品地識解無可規  
我矩我憤我悱我之處大家安於悠悠謬謬以至鬚眉  
如許茫然烟海豈不慟絕然和尚卽能規我矩我憤我  
悱我願且緩之恐千尺釣竿釣不出這般浪子何如昨  
東二三兄弟聲聲和尚高姿俊骨如此如此非必推尊

長老凡爲若輩狠敲熱罵引向裏學熏修耳此似自己挑不起反捉他人替挑擔子也笑笑

答魏宣子

逸不能知韻事而家有其書古來惟大禹一人聲可爲律耳喉之不同胥如其面以今議昔猶後議今周德清譏沈約南蠻之音不知國鬼六溜甚於之知王黃也存而不論若何

柬孔登小

知髯公浩氣橫空遺世特立辟之冬嶺孤松獨秀千尋

嗟夫魯國男子當如是矣養高兼養閒可望不可攀此非任華致青蓮語乎弟懣中作憤嘗有屈平江上之聲然卑卑無奇能自喜終未若髯之音喉絕倫也

與蕭明彝

孝逸極支離人也然而豪氣不除深情一往儒心俠骨眼裏諸生似未有見逾者以此差爲勝流所錄嘗聞翁兄浩魄雄襟旣已神思奔會又知于內典更有證入益增媿惶弟生平自許不徒許其媿亦不徒媿便欲瓣香皈依以開誘其不逮乃去歲僅從驛前一拱而過憶元

德伯符相望于公路東西階之間何必有閒也

與傅平叔

長鄉病天子使所親急索書內人曰無書時爲一卷書則岱山社首事也彼非以其書條封禪冀後學封禪共書耳平叔遂愒然不必如長鄉顧所惠汪洋之記筆才絕與曩書近亦似柳州之許京兆蕭翰林意致枕閒辨此平叔不死也安有神氣萬里爲鬼伯縛取者乎且誦且快慰其他雜焉諸篇心鋒殊銳處處作拗折勢入庸兒喫子食不下咽矣豈知當吾世不有蔡中郎袁石公

舍近軀而遠想誰何平叔亦已眼空餘子哉逸鼓波斯之熬不盡而藏不止日大力文止二先生不遇逸拾遺補亡幾不黃叔度有行無文也生平結習獨注是耳大程云讀書亦玩物喪志弟謂不然好色人之所欲彼有其具天則誨之必與蛾眉爲仇者予無樂乎丈夫也使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空洞則不如亟埋土中平叔不於此時悉率新舊頒寄同方更待弟死或平叔死爲知己不必盡知己者部署褒矜若逸之于大力文止二先生也乎夜郎王不知漢大于闐疎中國自雄癡山集類

爾譬之楊德祖俊人一旦斟酌于正平小兒相呼以虬  
髯客之悍見李公子灰心而去材魄氣燄不可誣已

寄王于一

父友盡矣突見于一之面尙有典型也別去不敢時思  
耳思社翁未嘗不思于皇也念此一二老成巋然於天  
傾地缺滄桑政易之後甚慰甚慰又閱邇來手札如虬  
松古柏嶽嶽名家真能不作近代語故是可人笥箱諸  
稿盍長短簡付定吾文者正自不易目中覓解事亦必  
不得逸有數種書雖無奇致或可沙礫閒撥取文石恨

無副草遠寄耳

答無生

逸有丈夫之心而爲兒女所累雖此腔甚熱此心不欺  
然于世間仁義豪傑之爲不能縱臂展脚而行一事朱  
家郭解亦笑人矣

陳孝威

興霸臨川人  
壺山集

與吳次尾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閱者亦復逞臆橫議爭訟  
一時弟深以爲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

樸其時人心羣居和一而不矜尚貴爭及其衰矣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廚俊及標而漢祚爲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胃猶誣爲僞學而殘噬之繇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流輩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爲古樸填砌者以六朝爲冶麗此繇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爲得意以文士之戈矛釀兵爭之禍歷觀

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己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不能憎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與傅平叔

會兄寢苦塊中猶且牢役古昔復呼痴山送難飛毫於白雲青嶂之間何快可似弟心妒殺實媿殺也痴山嗜奇物一肚呆皮裹如許古董時復斌媚而弟不量菲薄方思與平叔分霸並驅中原豈非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耶古文詞一道雖本朝數百年

以來時有作者指蓋未敢多屈非惟索手難索眼豈復易也湯季雲鄭元近頗是解人游公大足稱俊士弟所存者雙眸炯炯而腕力不堪為主人作傭奈何

章世純大力臨川人遺稿

示門人劉士雲

與人居當有剩于温厚毋見端于秋冷死羊皮尙為煖于人生人之情也不能為温和于世乎

又

人者理之所疎情者人之所親故計情而可矣事之安

心者其可行者也其忤心者其可止者也吳虞初曰孰為天理人情而已事不合于人心此不為昧天絕理者哉

又

善惡之行有光有臭獬豸觸邪正見其光象嗅不直正聞其臭

又

富貴非惡也嘗以便惡貧賤非善也嘗以便善桀紂不為天子安知不但恆人也蘇秦蔡澤不困厄安知不但



庸士也

又

有金生者遣人牛羊以金肩角而衣之氈錦羹獻甫聞之曰此難以與世交矣過爲情數開多責之門此其與人十金不當一金也夫澗中之鮒盈尺而人以爲大江中之鱸數尺而人以爲小人亦以素分相索耳

與門人饒子正

財者變化萬物者也愚者在財而知直者當財而曲誠者在財而僞此之謂財

又

人當庇人不當爲人所庇爲人所庇卽能自立亦半人耳庇人者尙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

又

家庭之接當勉率禮節以輔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夫詳于義數者非獨旌飭樸心亦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敬習敬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若鄙樸而無章箕踞偃仰以蕩然于嚴親之側親雖得親于我不得尊于我所以孝弟者亦恃半而往者耳故聖人

尸解錄卷之三  
多言勉強少稱天然

又

家無賢父則不可復無賢子也無賢兄則不可復無賢弟也不幸無上不可無下不幸無前不可無後

又

人之論人皆存已其中譽人以賢無以置已之不肖矣故不肖必好誣賢多得人之不肖所以寬身也唯賢者為能廣因其類夫賢之藉賢以寧已也亦猶不肖之取不肖以恕身也故君子多譽小人多毀與君子言天下

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

又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矣教子弟而可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又

人生役役馳而就死非安而受其自至也

又

神龍何德于萬物乎動則務為雨澤虺蛇何怨于萬物乎動則務為毒霧不為恩仇萬物皆有見使于性其皆

有不能自己者耶

又

星卦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矣盡明之無以為隱亦不成為鬼神矣

曾文饒

堯臣廣信人

問友人病

足下病不可求速愈欲速藥必過劑為害甚大夫藥非能去病能殺其勢耳勢殺則駸駸乎不能終日邪氣日衰元氣日長故病去而身安否則元氣受傷矣故曰大

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不欲至盡也肉不可使勝食食氣藥不可使勝元氣夫老穉相反也藥病相反也然而老過成穉藥過成病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也

與蕭伯玉

今人為文大約如屏幅閒架現成但須糊裱耳此文迥出蹊徑之外然非深心讀之覺平平也

文德翼

用昭登岩九江人

與陳石丈

明月入懷畢竟幽冷不如朗日在胸以赤腹投人也

艾南英

千子臨川人  
天傭子集

答楊淡雲書

兄氣誼文章無愧古人弟不能以兄之行已自持而能以兄之古誼發爲評衡提揭後輩使作爲文章無愧古人則亦兄所以自持之意也兄之自持以古道爲已任朋友一道於今始見五倫計兄之志憊精神糜歲月不以爲苦弟之於文亦復如是妒者謗之愛者憂之然弟

以爲制蕪一塗挾六經以令文章其或繼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評後有定案吾輩未嘗輕恕古人後來亦必苛求吾輩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舉業當必如漢之賦唐之詩宋之文升降遞變爲功爲罪爲盛爲衰斷斷不移者則兄以爲今日置我輩於功乎罪乎今將明吾道必使吾輩文章推而上之有祖有宗與先輩大家合又與聖賢合然後推而下之有子有孫若如今所推穢惡勦襲空疎腐敗其爲說也推而上之無祖無宗伊尹生於空桑矣推而下之無子無孫吾見斯人之不血食也

如是而猶欲謗弟疑弟此非待弟之過亦覺天下之小  
三百年國家之功令千餘年先聖之是非爲一輩無知  
者敗壞至此既無一人任之任之者又從而謗之疑之  
嗚呼甚矣今文定今文待二刻繼之房剛之後亦猶用  
藥者先用大黃芒硝瀉去腸胃積穢然後以參朮正其  
元氣房剛者弟之大黃文定文待弟之參朮也何人能  
阨弟而止之已付吳中大賈可呈兄案頭矣

陳宏緒

士業新建人  
石莊初集二集鴻梅集恆山存稿

與馮躋仲

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屈指不過二十輩其餘率  
多樊英殷浩聞其姓字或亦赫然與之狎處往往使人  
自咎其傾注之過

答梅惠連

江漢豫章之文世之竊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擢上  
第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偃蹇屈抑于泥塗之中  
仁兄引劉安以爲喻至謂安之鷄犬皆得昇天而安反  
久滯於地上其言曲而中淒然足以感人

與巨源書

弟病猶昔但嘔血差少耳少則更可慮也昨始檢得故  
方以麻油炒東向女貞木嫩條煮酒服之小僮買麻油  
爲市賈所紿雜以桐油夜半食脫如爲鬼掌所扼俄而  
吐瀉交作沈疴旣未得痊而虛服一碗毒藥薄命可嘆  
如此禮因昨已檢出此書若成當在朱子家禮之上家  
禮暮年乃就晦翁自云其間合禮會文字皆只起得一  
箇頭欲望後來諸公勉力整理今讀之實多有未安處  
年翁束荆炊藿之暇正應用力於此大抵期於今人可  
行而亦不失古意爲善如古不墓祭而又有家人爲尸

之文古居喪廢業而又有堊室著書之事古婚禮三周  
御輪三月而後廟見晦翁與其門人亦且笑之疑之此  
等固應斟酌時勢以立論庶不至託之空言若二氏禮  
與俗禮有可采者俱不妨錯綜變化以創爲因如朔望  
齋實繫六齋十齋之類諸儒未見有行之者年翁直以  
朝日夕月義引之齋戒沐浴使知迎陽答陰達識妙想  
遂令此事永久不廢昔張僧繇詣江陵天皇寺畫盧舍  
那佛像因並作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門內何以著儒  
僧繇曰他日正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

尺牘新錄卷之三  
獨以此殿有宣尼像獲全弟固知年翁之微旨有在也  
推此而冥器楮錢禮懺拜七雖無益而可以厚吾親俱  
宜盡情竭力以求無憾况其未必無益者乎蜡祭之致  
鹿與女方相氏之黃金四目直是戲事而猶相沿迄千  
載其可以厚吾親者反委之先王未聞而遂以闢異端  
息邪說沾沾自喜何其悖也望年翁悉破拘攣觀會通  
以立教俾盡仁人孝子之心至於禮從宜使從俗與夫  
禮時爲大戴記已明言之古之日月今之日月古之水  
火今之水火今之古禮古之俗禮也要於去太去甚而

已尊作原帙收藏弟處茲以錄本附上芋談師友類竟  
散失強半致匡山先生士雲諸兄軼事不傳甚爲悵悵  
亦祈閒中續成之

復嚴子岸書

弟北來一切灰冷雖筆硯圖史之好生平所不能消磨  
者亦皆等之遺爪棄髮不復流連但耽靜厭鬧一念未  
免障礙特甚乃知處喧無惡涉事無惱之境真未可爲  
狂慧藉口也中原殺運未知何時底止主上迪畏焦勞  
殆同日昃不遑之懷而普天類皆泄泄夢夢江以北肝

尸別錄卷之三  
三  
腦塗地江以南猶復酣歌恆舞自如以弟度之劫數漸次相加政恐不免及于我輩此時惟有捍勞忍苦衣粗食淡力持忠孝以挽回害氣庶可感動天心于萬一耳戒殺之舉自是懺悔首著弟已將仁兄所寄諸書謀之同社梓行當不敢虛吾兄之慈悲也

再上司理李公懇辭薦辟書

捧讀台諭仰識老公祖俯念沈淪噓植不遺餘力夫士爲知己者死况重之以章服之榮畀之以井邑之寄宏緒非有胸無心者何能不捐軀圖報但宏緒家有八旬

之母小草一出便不能躬親菽水之奉而令長之職又非他官可得給假借差者比勢必六載報滿然後得少伸定省之私毫耄之親風燭可虞此其不能忽然者一又先大夫暨先母殯於西山宅兆未協寢食俱爲皇皇旣爲王事驅迫勢不能復顧私圖馬鬣之封竟無期日春霜秋露痛楚何窮此其不能忽然者二宏緒幼懷攻苦之志濡首鉛槧之業廢諸售奇輟舖尊異積之日月得書四萬餘卷擬欲偃仰此中竭其負山之力勒成一

家之言雖不足鼓吹休明亦庶幾稍存筆墨於人世吏



檄既來著述遂廢此其不能忍然者三至於時勢極難  
措手資格易以限人則又宏緒之所審度最定者伏惟  
老公祖之於宏緒不減慈父之於弱子輒敢盡吐衷曲  
萬乞婉達於撫臺懇其俯允辭免感生成之德更非筆  
札之所能盡耳

與劉伯宗書

頃在明聖湖頗窮冷泉韜光諸勝留烟霞石屋一帶候  
仁兄杖屨東來不期山靈妒人夙疴陡發前驅至而弟  
已掛帆行矣有此良晤自應有此缺陷世豈真有騎鶴

揚州之人哉歸來百端併集參苓之力不能爭風雨寒  
暑之勞擬欲謝絕一切與老頭陀輩煨榾柮啜稀糜了  
此殘臘竟不可得只陶泓楮先生日遠日疎差減疇昔  
之役耳

上督師閣部書

曩者宏緒樸遯無似強項幾至殺身荷皇上出之縲紲  
復加錄用脫械之日匍匐謝恩於大明門退遂屏跡閉  
戶不敢一謁當世要路顯者閣下於么麼賤吏未有生  
平之素而惓惓稱城守微勞不置伏念潦倒之人猥辱

閣下注存如此又安敢以泄柳段干木自高及獲見顏  
色而閣下慙惻之意虛受之懷悉出賤吏揣測之外因  
是益忘其愚戇而欲有所盡言遂以請釋成侍御寶慈  
一事反覆甚力當是時閣下不以緒爲駭不曉事而督  
過之也應之曰某已具疏申救矣不得且復子姑待之  
緒出而告於諸君曰楊公誠非無意於侍御者待之而  
已今宏緒南涉江淮東浮茗雪又北崎嶇廬陽歲且一  
易寒涼再易暑雨矣有自長安來者問之曰成侍御已  
還柱後惠文否乎曰未也已出狴狂否乎曰尙繫如昔

宏緒啼噓泣下不能自止已又問曰公曾有再疏三疏  
讜言危詞而力救之乎則又對曰無之於是宏緒不得  
不仰而疑俛而嘆夫以閣下之爵位聞望不應失然諾  
於廝養走卒豈至失然諾於一介之士必其連篇累牘  
而未蒙我皇上綸綍之霈也不然則造膝而陳密揭而  
請而外庭莫之或聞也又不然則戎馬之倥傯軍儲之  
旁午欲有所懇禱而未暇也乃昨閱邸報則侍御近又  
奉駁究主使之抄傳矣閣下得君之專如此每有敷奏  
呼必應籲必俞如此度閣下不爲力救則已閣下果能

讜言危詞其勢宜無不可得之造膝通之密揭以邀如  
綸如綍之需者若夫賢士大夫之用舍禍福其關係又  
豈後於戎馬軍儲閣下誠有意人才更不宜緩此而急  
彼而使聖朝有瘕死直臣之事然則宏緒數端之疑俱  
爲無當而閣下必別有所見遂遲久未發致追悔於疇  
昔之然諾也閣下前此之申救何其見義勇往而後此  
之寂寂又何其與初懷悖謬而甘蒙不白於天下後世  
乎昔正德中太宰楊公爲王給練昂論劾武宗震怒欲  
加以罪楊力救得從薄譴旋又上疏懇留卒不獲命未

幾王公雲鳳巡撫宣鎮貽書於楊曰留王昂一疏大爲  
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  
人一等矣然介雖貶英州不數年而復殿中侍御史今  
王昂旣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頃刻之筆  
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  
岳正坎坷終身極貧之陸布政反超拜尙書今文達之  
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  
非之公可畏也書傳京師爭錄誦指爲名言夫外調非  
囹圄之苦也降遣非有銀鐙桎梏之辱也雲鳳猶以未

戶別錄卷之三  
獲超擢爲恨其書詞嚴峻剴切敵以下或不能堪而鳳  
言之疊疊太宰亦不以爲忤己緒恆以是嘆先輩之不  
可及也設遇淹繫之人如侍御者王公之言之剴切又  
當何如今卽柱後惠文之冠未可驟還而囹圄之苦銀  
錙桎梏之辱何至漠然坐視此亦所謂在閣下頃刻之  
筆端爾記宏緒幽拘之日親見侍御橐饘不給菅屨不  
完坐一敝漏四室拳縮而讀春秋率至夜分忘倦頃宏  
緒叨沐浩蕩鳥飛魚沈且得竊升斗之祿乃侍御繫逾  
兩載不復知所謂人閒世者何形何狀苟非木石能不

兩淚長歔念宏緒報閣下之知莫如此事爲大輒敢不  
避斧鉞踞而瀆之左右閣下其幸毋曰予方日夕從事  
戎馬軍儲奈何以不急恩乃公則幸甚

與楊維節書

弟素時讀書甚樂但苦病耳然因病得暇因暇乃得讀  
書旣已受其樂豈可復辭其苦乎生計蕭然往往垂橐  
亦復覺有少趣何者弟性不甘寂寥阿堵在手便思擾  
擾若長此蕭然實減無限馳逐呂申公每至窘時輒誦  
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之句便爾迥然願

與台兄共受享斯語也閉戶之餘繙閱諸集見所載古人得意著作求之不得每至負痛竟日台兄居金陵四達之地所獲秘本應多幸有以示我傳台兄留心經濟之書特甚有可開豁胸智者當以其目相聞大抵諸子百家稗官小說偶爾紀載類多裨益於用世彼分門別戶抄襲陳言號爲經濟書者反未必有補於經濟也何如何如兵家之書劉歆別分一畧古今最難措手者惟有此事台兄得其著述幾何雖方畧不必仰借於故紙然亦不能不資其觸發也宋吳武順王璘所著兵法二

篇弟求之累年矣望台兄多方覓之弟自三月以後以病移居遠郭所假小齋頗佳湖光與天相併草色與烟相亂雲來几上樹入簾間大足供我嘯傲弟得徜徉此處而賤恙猶未見有霍然之勢甚矣二豎之頑也

與周櫟園書

傾仰龍門積有歲月值干戈滿地山河間阻私念生不逢辰於人世一切俱已久置度外惟寤寐所服膺如老社臺者庶幾得一瞻望眉宇雖九死而可以無憾今時勢如此瑣瑣寒峻何由裹半月糧拜大君子劍烏於數

百里之遠以慰風昔調饑已念古賢士相與不得見其人則或假之尺帛托之郵傳以通其綢繆繾綣而老社臺方居周召之任當軍旅之衝又安得以餘暇而賜筆札於所未謀面者某又安敢以潦倒間人冒瀆典記自傷大君子之門遂不復有鄙人之姓名矣乃者手諭自天而下疊疊千百言高情雅誼淋漓楮穎老社臺垂念於蓬蒿賤子者何其敦以切崇以至也自非木石安能不感佩而泣下哉捧誦迴環之餘謝何能盡古文一道作之難而知之尤難丁敬禮致嘆於後世之知其美惡

較不如其自知之深曹子建詫爲名談敬禮文不傳於世誠未辨其美惡何如然其唏噓嗚咽顧影自憐要必有酣適於衷而形之舞蹈者豈遂無片語隻字之可垂而後世竟寂寂無聞則無怪其低徊傲睨而長太息也古俠烈之士感知已之恩至于陷胸斷脰而不恤其所懷者或性情之相合或議論之偶同遂以爲不可再邁於天壤乃若文士竭百年精力潛心濡首以期有所表見而要眇之音不獲鍾期之賞奔軼絕塵之步不邀九方臯之盼則亦徒然攻苦而已然則文士之致感于知

已也豈特如俠烈之士云爾哉今得老社臺主持選政  
一時作者真可快然於俯仰矣吾鄉自千子茂先巨源  
而外尚有賀可上之宏肆丁士奇之簡樸陳伯璣之秀  
潔劉痛子之奇快周白山之酣暢康小范賀子翼之高  
爽今其人或存或亡者既已荒煙冷霧存者亦復風  
絮雨萍無從覓其集以寄而茂先雲將原刻久已化爲  
煨燼舒魯直褐塞軒稿亦歸烏有曾聲伯名裕者聞其  
藏稿盡爲土寇拋擲溝泥武子遺文亦不知尚有存否  
諸君幸而早逝幸不覩十餘年來兵燹之酷烈然其殘

編亂帙蕩然零落無餘則又不啻委七尺於兵燹也氣  
運漸轉道路漸以通達當把弱翰賞側理問諸藏書之  
家冀有所得卽抄錄馳寄但不能限之以日月耳得讀  
詩話樓佳刻神魂已繚繞於樵川苕溪况台命肫篤如  
是敢復如曩昔憚數百里之遠而不一泥首於檠戟以  
抒其仰止耶天啓中敝友曾堯臣一日忽從鷺洲駕舩  
艣詣會城茂先聞其來故曰吾思楓亭荔子急往圖一  
飽噉時已近秋闈諸友競挽其船相尼堯臣乘夜靜解  
纜遽去竟不及與試事堯臣以一荔子之故而高致如

此今有人焉詩則仙掌玉露文則蓬島蘭肴曠古所不  
數見而枵腹之人不一醉飽于其側無以對吾堯臣于  
夕夢矣拙刻附正胸次萬端嗣圖縷旣

與黃俞邵

開緘如讀古人之書也甲申之後吾見亦罕矣僅寧都  
溫伯荒兄差堪與俞邵項背然亦孔明所謂未及髯之  
逸倫絕羣也收採異書正鼎革之際要務然須如漢武  
帝宋太宗以萬乘之力乃能聚其所好孟蜀之母氏宋  
之歐陽子趙明誠要終不能敵也易詩春秋語孟沈酣

其中游泳其外一生用之不盡此實實反而說約者幸  
勿以爲老生常談也虞山錢先生古文爲當代第一藏  
書聞亦冠東南頃乃亦燼于吟隧豈張司空所謂積油  
萬石自然生火乎鄭所南心史越四百年而出于井中  
物之精英必有光怪故魯壁無書則已有則必爲絲竹  
鐘磬之音汲冢無書則已有則必不待發而出豈非所  
謂石沈海底火性千年不滅乎悟此則蒐輯遺書固後  
死之責卽不網羅放失亦可以無天喪斯文之懼矣如  
何如何



再與櫟園書

戊子之變某避地於西山之烏晶石臂爲石所傷每一痛發輒視寸管爲丈八寸知己恩深竟不獲以塗鴉惡札布悃誠於掌記悲酸何極然清夜終不能以自安聊復扶痛作此惟老社臺鑿之跽誦佳句高奇秀逸兼右丞少陵之勝數百年所未有也安得盡發枕中之藏日坐臥其下庶幾少有進益不能不翹首於五雲耳某自乙酉入山輦載所藏書不下數萬卷鐵騎一來屯劄於敝居石河一勺一粒一絲一縷俱盡而所藏書悉被割

剝擗扯裂作紙甲數千煤痕丹點離離駃騏之背餘以支枕籍地數萬縹緗淪於一旦生平所輯有明文類抄一書三十年訪求於南北詩文羅網幾盡卷帙與文苑英華相等今亦付之流水矣又以諸經自大全注疏之外凡文集語錄類書小說與歷代史傳發明經旨爲先儒所未及者廣搜旁摭滙爲一書易則附以古法詩則附以鳥獸草木考證春秋則附以傳錄異同如陸淳以克段於鄆爲鄔石經以齊崔氏出奔爲崔天之類禮則補所未備如汪寬經禮補逸之類其鄙見稍有管窺亦

論次於後今僅存易經備考四冊又復失去繫辭然此  
四冊頗有可觀欲乞元晏片言托以不朽先此預白異  
日襍被延津當長跼面請也此外尙有雜著數種滄桑  
以來餽粥不繼苦不能覓人繕寫呈政悵悵如何衆香  
兄遂作古人爲之雨淚密之兄蹤跡杳不相聞今當無  
恙否念之念之武子令弟不識存亡此兄竟無一綫之  
傳真可憫也昭武偶有兵噪之變道路復梗稍俟寧息  
卽圖造謁率謝不旣

傅汝舟

遠度江寧人  
遺集

與廖傳生

夜來寒月皎淡望水簾月色同化蘆花入枕但聞淅瀝  
葉響草聲疑雪疑雨終莫能定夢去猶在水晶國糴糴  
千百顆招涼珠

尺牘新鈔卷之三終

南海譚瑩校

尺牘新鈔卷之四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張九徵 公選京口人

與王阮亭

三日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歎子建李密之遇秦  
王氣奪神疑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厯下瑯  
琊公安竟陵為重夫厯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  
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  
猶復與人閒較高深乎譬之絳灌隨陸非不各足英分

對留侯則成僖父嵇鍛阮酒非不骨帶烟霞對蘇門先  
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洛神之  
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古釵之脚非不名世  
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臥被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  
絕者先天也弟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  
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  
自題丙申一篇全身寫照睥睨前人公安滑稽而不典  
弇州工麗而不遠竟陵取材時文競新方語既寒以瘦  
亦俗而輕何有于諧聲麗則乎明公徵言獨有千古諸

名士猶囿七里霧中耳京口題名壁上七則造語似酈  
道元而逸氣仍屬青蓮弟欲歸分嵌各山麓中老公祖  
世傳墨妙肯以大襪紙揮灑使與貞白蘇米分主諸山  
乎柳子厚愚谷小記寵惠粵西子瞻月夜泊舟石鐘山  
遂寫其情狀第爲柳與黃之人者無辭于樸遯耳所有  
緒言副之別楮

與陳伯璣

兩月未得荔公信輒爲彈指詫異過京口時弟適入鄉  
未及把臂有社翁追隨調護覺交道猶在人間耳諸湖

上主人面目嚴冷王遂東所云一味做官半言難入者  
耶王于一忽然客死遺文散落不知有收拾者乎此亦  
老社翁之任也弟嘗謂世閒有最不可解事徽賈西商  
啖名慕貴輒挾行卷詩集丹黃梨棗潤飭精工不一二  
行令人狂悶嘔吐而窮巷著述鴻文鉅章求一授梓渺  
不可得沈于寒烟没于覆甕才鬼無靈文章無口自唐  
宋以來不知其幾千百人矣造物者何不愛美好如此  
耶于一集櫟園曾任之弟亦以託之貽上唯先生留意  
或同顧與治作一集如何歲杪旅次冗惡接台札如沃

我于梅花樹下酌中冷泉也附謝不一

董

黃

得中華亭人

答吳錦雯書

自別西陵時懷季重尺素三年已置石頭城下相思兩  
地僅存明月詩中何期雲閒之鶴忽墜瑤函原上之鴿  
載脚嘉命坐對季方如逢陳紀交歡文若展憶慈明但  
令乏臨邛徒勞馬卿之轍人非細柳空羈劇孟之車况  
乎田蚡坐上但有酒人彭寵幕中從無俠客恐做季子  
之黑裘無補莊生之涸轍則做邑之羞亦良朋之恨也

尺牘新錄卷之四  
三  
至於劫灰未盡茸城之荆棘參天羽檄交馳滄海之烽  
烟匝地機雲池館鶴唳空聞王謝樓臺燕巢靡托此日  
青閨已經蝶散當年紅粉半屬塵銷縱有徐吾之妹百  
鎰莫睹其容僅存宋玉之鄰千金難令其笑足下情同  
穆滿空想赤烏才是子桓徒懷絳樹倘念綠珠可貯真  
珠百斛如迎碧玉須將趙玉連城但恐白頭吟罷未計  
茂陵之聘桃葉來歸空佇秦淮之渡寧敢賓戲聊代解  
嘲

盛于斯

此公南陵人初名錢字鏗侯  
休菴遺稿

與臧齋

後世非無說客無說主耳試看列雄縱橫時其一代人  
品爲何如若今統絳兒讀國語史記且不能句讀矣尙  
何說哉

與方園

方子春散樂一部遺棄東海中世竟失其譜爾後琴師  
所傳水仙操實不過于客窗環珮同藁子耳獲足下天  
琴一選何必住蓬萊三月哉

與金冶王

斯福薄不敢妄及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子  
晉能飲一斗不醉得一老緇老黃能痛飲酒記天寶遺  
事得一遲暮佳人能歌離騷舞三尺劍醉誦南華秋水  
篇如此十年則少年者且髡髡矣老緇老黃亦欲各求  
出世大路矣遲暮佳人亦欲尋到頭伴侶矣斯何人敢  
不辦西行裝束乎世態如此而已生平如此而已

與傅遠度

貧者士之常此是爲范史雲作解嘲耳

與吳賓賢

歌不必定要遶梁遏雲但要得當年作者意或喜或怒  
或唏噓或慷慨或低徊婉轉宜各悉其態不然雖子夜  
玲瓏無取也

與周園客

學問越遊越長古來自經傳以及子史原不是屋底一  
個說的

與汪舟次

奇書古榻不遇賞鑒家寧落咸陽一劫

倪元璐

玉汝鴻寶上虞人家會稽  
應本

答卓蓮旬

得半日閒周讀枕秘天下文章盡於此本難名頌客又  
騁人總之不欲以世手雲雷之形唐突彝鼎惟當小鳥  
發明比諸陳師錫則已耳然猶冀放限一月容到家小  
了塵件卽爲之遂是入山開宗第一章也大章之逼漢  
人在其神骨或望其氣以爲眉山此盲人也感至愛欲  
于無揀擇中稍形去取竟有不能得失寸心知台兄豈  
當以我爲佞詩及各體悉作是觀

又

頃凌遽東渡不得小俟高軒歸來夢尋未至迷路也台  
兄文心道韻氣幅才條自吾眼中未見其輩聚元璐等  
百餘肝腎節骼鑄不成蓮旬半毫此人人之言也若夫  
聲分投合亦關緣會菖蒲與痂皆爲奇嗜然人必以劉  
邕爲譏無有議姬文者由此言之元璐幸甚蓮旬定受  
元璐累無疑耳尊藁獲如天書法藏緣過江松楸方了  
又爲兒輩經營娉娶塵勞萬端金陵之約以此愆稽廿  
外有舍親史維城原寓金陵者暫歸復出當使奴子隨  
之晉候並報隆命郎君龍文始變盼瞬冲飛世稱三蘇



由此耳附去張太史史論一套吳叔大墨精一函此亦  
佩刀之義引賀郎君以良史材翱翔子墨之林當爾時  
寧忘斯語

王猷定

于一南昌人  
遺稿

答周減齋

風雅之在今日危于一綫先生以苦心積學上溯有唐  
暨漢魏屈宋又進而三百篇窮源星宿書篋几杖外殷  
然留金石聲若冥昧如定束髮有志白首紛如連年貧  
病交纏心血枯耗且每對古人益不敢輕下一筆自悟

三十年讀書方悟慚愧二字承示大業鏗然鍾呂而欲  
以糠粃爲導可乎適由家問至骨肉死喪慘傷肝脾而  
又不敢重違大君子之命勉作數語著穢佛頭惶悚甚  
矣

唐

堂

肯堂叔升金谿人祥符籍  
遺稿

與高康生

塑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小而後  
可增也文字立極如是而已

與馮伯宗

伯敬東友夏曰曹能始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已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而近日范仲闇又謂自詩歸行無一人敢向伯敬言誤伯敬不淺此非名人遞相誚也人苦不自知耳

與減齋舅氏

舅氏之明達俊偉宜救八閩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秉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祿可誇詡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千百人

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于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利必歸於子孫舅氏宜深念之勿謂甥迂論

與吳冠五

詩文工拙難言久矣其要大率以虛字活句斡旋則入目易以實字板腔填積則成章亦拙曾聞蘇文忠見諸子謀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抹擲還此爲文之法也願與足下共志之

與周雪客

牡丹畢竟以長幹豐葉者爲佳今人求花之大而不顧其幹有幹不滿尺而花過尺五者此中人以爲勝弟謂天下事豈可使根本弱于枝葉哉花人面也幹人身也譬于以美女豐盈之面加諸三尺之身見者且怪其臃腫矣故畢竟以幹大者爲佳足下以爲然不

與程石門

等閒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釐此唐祐讀老莊詩也每見詞人自矜一藝頓忘天地之大真爲可恥吾輩不可不自警也

卓發之

左車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甸錢塘人  
漉籬集

上葉會城師

以真正命世豪傑如師臺不令主持國運而困之丘壑閒每一念及輒爲寤辟號呼而不可止某流寓南中爲背城借一之計乃三折肱兩折足兼而有之因思天下精誠之極可以貫金石孚豚魚不平之鳴可以呼父母訴上帝惟文章中不白之冤至于魂離魄散委棄溝壑而不可以告人此天下至痛而乃有行誼較然可以照耀天壤猶未免爲世所疑如台臺者又于文章外增一

尺讀新錄卷之四  
九  
種痛吳情事矣

與顏開美司理

聞子宓弟作古則尤深憾于造物也追思少年同學此時已有爲名臣鉅卿者有自揆輔而林下者子宓才具猶當橫駕其上而雲泥判絕如此然其中亦有老死未遇者有纔一擢第而輒蓋棺者有詔獄而死者有褒卹崇祀者不獨榮悴生死有如飈塵卽妍媸好醜亦千載曾無定論青史哀鉞與市井小兒是非大畧相類則又不覺破涕而笑也

與丁叔潛水部

音塵銷滅又更兩載今春歸省過化城舊館闕無一僧頽櫺敗瓦委荒榛蔓草閒頗有稷苗之悲舟人指水一方已屬他姓庭樹寂寥枝條欲折大畧今日鬣穿鼠竄烟顰露泣之地皆我兩人同年花朝月夕嘯歌寤宿處也昔之所樂今之所哀人言聲無哀樂此地亦當無哀樂爾昔日紅顏半就衰老且有墓木蕭蕭者市上少年面目多不相識雖鐵石作肝能不銷鑠自非舛心西土逆旅此邦不能不閒思往事也

又

弟寢處此中逃名剗迹置身才與不才之間尙不能以  
樗櫟自免何有于楸楠栝栢耶無論天步艱難無能爲  
煉石之補而性與物忤動輒見咎鉛刀真不能一割老  
驥真不堪先駑馬也仁兄所云無乃類山公之引用叔  
夜耶然叔夜尙自慚孫柳而弟神棲安養更欲向孫柳  
頂上行無煩以腐鼠相嚇也

與金臺法師

計向年聚首時亡兒才十五齡嗣後亡兒方墮落名場

中今又十五年矣我輩一絨未達已歷過少年文人一  
番生死朝露夕槿不足爲喻也世智辨才都成障難自  
此恐遂淪墜大法王將何以津渡亡者令其一種淨域  
生緣若止超生人天非所願也

與管乾三

學道如逆流之棹進寸退尺光陰如順風之帆瞬息萬  
里是以累卵之危而幾上天之難也今狂禪捧喝欲遍  
天下每思乾三爲東注之砥空谷之音乃自丁卯倚公  
一函之後未得復通今尺素再達顏面未覩而兒輩馬

塵駒隙已歷一世苦海中便如促一劫爲一日乾三踞  
師子座而建大法幢自可于此中延一日爲一劫也

與李太虛太史

世宙蕭颯人間可哀士生此時如歸花落葉無所棲托  
台臺以一片至心熱腸宏獎風流策引後學凡荷青眼  
一顧不啻廣廈萬間非獨林宗子將而后罕見其儔竊  
意尼山之轍鹿苑之輪止是千古熱腸一種度世博愛  
之意不能自己故有如許棲棲皇皇蹈湯赴火之態若  
如世間人只作自了漢不但世界無與撐持而從來貧

士失職而志不平寥廓如在遠行者其將以誰爲歸宿  
耶得台臺卽起而當國以旋轉氣運則斯世尙如月之  
未晦歲之未暮也聞南藏已卽就台臺以命世之宏才  
千秋之大業探本于無生之妙諦非止苦寢中以此爲  
夜壑之寶筏抑亦調焚時可以當昏衢之慧炬也昨過  
姑孰以未得追隨杖履爲恨數詩附呈郢削

與某

近方彙集散佚諸藁先以一卷求正乞爲一一評隲指  
摘瑕類以當負劍辟咤之詔庶不負親炙宗匠一番耳

但台臺方嚴提正令以告天下自彭澤輞川而外不著一字青蓮少陵判屬別教長慶昌谷擯作邪因而門下士乃有離奇輪囷不中繩削者舐之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狂醒而不解將無棄置道傍而不復顧視耶倘哀其墮坑落塹爲說大總持以擁護而提獎之自當令夢瞪者皈依耳

與湯海若先生

某年十齡而得讀先生經義至唾震澤毘陵爲腐儒又五年而得讀先生牡丹亭記至與楞嚴共函藏之篋中

中與同臥起嗣後便索玉茗堂集讀之每讀一篇輒下酒一斗迄今又十年矣常欲一命豫章之駕如趙王之狂走亡命而索叔夜于洛陽乃經歷多難偃蹇名場羊觸狼跋蹙蹙靡騁至今遐想風器媿彼童子之求侶何以忽膺齒牙餘論有秣陵珠樹之語耶遙聞聲而相思非後學所敢望於先輩也昨秋蹶足燕市今復轉徙白門頗多悲憤之什令其先不佞而見先生竊以國朝詩人王李諸家如桃梗土偶石女木童畧具冠簪面目耳會稽公安乃欲日鑿一竅而濫觴浸淫如徐孺多情感人

益薄然則二百餘年風雅大家不得不推先生若上自周秦下追漢唐其中曠世文人世所誦述以爲宗祖者某不敢以此中位置先生蓋某於此中每每蹂躪如宿莽其魂銷心折而不能自禁者大半淪落不偶當世唾棄以爲不解之物者也倘以先生爲古人則以先生而踵古人之後塵此賤近貴遠之論與東家之譏正等耳某乃誦之先生乃受之耶蓋自商周秦漢六朝唐宋無不各標一代之奇各極一人之致而必欲爲古之某某是欲以生王之頭而易死士之壟也夫雜劇効元人之

響猶必爲新聲創調經義効宋人之響猶必爲微辭妙義不欲襲填詞之舊句宿儒之陳言而况登千秋之壇坵震一代之聾瞽者乎某竊不自量欲一洗從來世代升降之陋見爲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以幽憂之疾成感憤之言因危迫之緣發廣大之願而舉世無可告語一求證于先生夫特達之知千古所難而根柢之容壯士所恥遂復以此自通薊邱一集乞芟薙擲還昔人所云附青雲以施後世固是名士一障但物類相感每如磁石吸針魚形叩石則今日訂正拙集者非先生其誰



歸

與洪戴之

弟以老生落第最是人閒苦諦然堇蟲習堇翻不覺苦  
年年被放只是春闈花墮秋深葉隕耳

與黃海岸公祖

以祖臺現宰官身行世閒法握如意珠以濟人駕大寶  
航以拯溺一切人天凡有希求無不饜足而寒家奕世  
沐浴膏澤如以麩鼠而飲恒河尤覺腹中充滿然他人  
施恩猶可圖報若祖臺則施者同于夢幻亦令受者等

於泡影或卽以六如破除三有是則名爲真報恩乎今  
方開堂出世諸老如麻似粟而魔胃熾然莫可救療方  
擬追隨祖臺作塗毒鼓前摻搥之吏足令諸方聞聲者  
喪身失命乃遄歸白門留此願王用埃異日遺墨數卷  
乃亡兒精靈所存今以付之梨棗如聚斂魂魄于蒿里  
也祈祖臺以法語爲元晏以不思議力之言說而爲世  
智辨才之津筏向蒙慧劍割削一過如集龜毛爲城而  
攻以兔角之梯今乞法音唱嘆一番如聚空花爲茵而  
照以水月之光也非真正出世人文安能卽文字相而

空諸文字乎幸卽擲來以慰跂予之望

與薛歲星

網羅放佚舊稿復得二冊皆亡兒手跡也今卽以哭亡兒文併入此中字字皆成血淚矣弟文向來如漢水沈金亡兒則竹頭木屑無不爲我收拾然可留者未必存存者未必可留是以未見令人思旣見輒自憎今又以自傷不復能展視矣或中有一二差勝者仗法眼揀出其餘盡汰去可也亡兒得大傳便足不朽如獲返魂之香尸解之藥枯骨都有生氣尙欲求輓詩數首便當彙

作一集數日內專候擲示卽歸哭亡兒矣

又

欲求大筆爲亡姬作一誌用以塞悲正斷腸時胸懷亂不能理不得不稍拈事實以供採擇筆端未免亂如復亂斷如復斷也幸暫謝一日之牘以成千秋之業感當奕世

又

自去秋小兒歿後弟游故鄉如入荒村蔓草閒今此中一席復失偕隱之侶如良朋宴會閒忽然離席破座中

八州新錄卷之四  
廿  
宴散去主人安能復舉卮酒自娛樂耶遂不得不變爲  
一瓢一笠之局自此與仁兄接塵連袂之遊又不可屢  
得或當如王裴之仙遊瞥見于櫻桃園畔耶亡姬一誌  
乞以天剷神鏤手別鑿世界使我驚怖震慄庶可奪却  
悲心耳

又

大兒遺文欲求仁兄芟薙一過成就亡兒身後絕快事  
酷暑中對靈幃前遜次兩世哭窮之文此何等胸懷耶  
然欲焚棄筆硯不得不耐此一番苦毒刻成卽置高閣

不復著眼矣

與徐野君

弟流寓此中大類少卿入胡殊無桑梓之樂恨不得時  
與足下揮塵而對乃於佳句中得接言笑似於并州客  
舍復覩咸陽風氣耳

答葉曾城師

文章自有定價而遇合則有機緣昔人多件此論若今  
師臺所云似乎利鈍之途亦有可據而就某橫計則謂  
是非之案亦復何常卽如千古文人之文舉世奉爲天

球拱壁者我輩或視爲芻狗而我輩意消心死者世或  
蒙蒙不辨也故云爲文而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  
則豈獨利鈍不足憑雖是非亦無定論又若此矣此莊  
生所以標齊物之宗釋氏所以作平等之觀也

又

師臺下訊蕩蕘出自至性蓋古大臣風非千秋文人所  
及也乃不肖生平讀書如曠楚看月止領畧其光明照  
耀處耳非如照公于章句留心所謂摘葉尋枝我不能  
也或過于芟削則有之若諛人則從來無有師臺近作

以聖賢而爲英雄之文庶幾乎荀卿子矣倘其中果有  
蟾兔之缺則知無不言若小小故實未確字句未諧則  
但以簡點之責屬之照公可耳或牡而黃或牝而驪此  
一種淆訛處相馬者本未嘗見非與照公有諛直之異  
也

與倪鴻寶先生

小集乞塗抹一過若雍氏之芟草向來東語西話久已  
蕩爲飛塵偶爲亡兒撮漉復成聚沫旣執鞭弭以望接  
引定不希假借避斧鑕也倘師臺不暇著眼便當摧燒

尺牘新錄卷之四  
之當風揚其灰耳此外亦誰可告語耶

答寒氏姪

昨艾千子來云後進嗜古而學力不純生吞活剝如一片古錦中未免雜以新布余指所衣葛答言金壇之布正以純葛爲貴若雜以縑素雖美弗尊此又於千子所持下一轉語今寒氏新菽必能上逼商周爲千子所推重如古純錦又必能直抒性情爲余所推重如金壇純葛方免近時陋習耳

家書

男生平每以人力奪造化此造化所忌也當其人定勝天未嘗不足斡旋缺陷然東邊斡旋西邊隨復崩裂斡旋甚小而崩裂甚大不如安坐而聽天爲得也

與大兒書

古來功名之士功成名遂而身不退如淮陰文種同是世所不滿卽醉夢汨沒于富貴場中而老死牖下亦非英雄所甘其必以子房少伯一流爲可願矣當其爲赤松之遊駕鷓夷之棹沼吳滅項之事已如雲烟過眼不可復問然則做却一番與不曾做却一番究竟有何差

別何不一往竟作赤松鴟夷則吳之沼與未沼項之滅  
與未滅亦總如夢中饑飽枰中勝負現在且不可得而  
况過去耶倘謂遇合遲速不同不妨需以歲月待功成  
名遂而後退不知此語耽悞却英雄多少若自今以始  
猛與一刀割斷此真勇烈丈夫非將相所能爲翻覺子  
房少伯輩迂迴逗留多却幾許閒事矣

又

真實採取最上一乘則善惡亦無定論如人之君子而  
或爲天之小人造諸善業而反多諸過患故雲棲詩學

道無倖屈余謂功名亦無倖屈不獨功名無倖屈而文  
章亦無好醜不獨文章無好醜而自性亦本無善惡也  
若得以鹿門眷屬大家團圍頭共說無生話便是千古  
第一家庭樂事何必隕涕啼血如羈纍相向耶

又

古人言生子才俊未必可喜此是何意家有才俊之子  
是人生第一可喜事何爲反有此言時時回想此言則  
一切矜誇自喜之意爽然自失只此便是得力處無埃  
他人策勵也又當知此乃真實傷感之言非是愛彼愚

癡子弟正向才俊人頂門上下一針睡夢中劈面一喝  
迫拶他再進一步耳

與羅瑕公

茶記韻絕可敵坡公酒經弟勸駕而成千秋之業亦虎  
邱之功臣山中人得依法採焙自此可療林巒渴疾瑕  
公又螺髻之開山也連朝有悶絕事非一旗一槍所能  
戡定枚叔能來此以要言妙道說而去耶

卓人月

字珂月錢塘人  
蟾臺集蕊淵集

答詹曰至

所論西江金沙之異同真足片言折獄弟魯鈍之人聞  
諸君爭論如牀下之鬪不辨蟻牛天首所飛罔知鳧乙  
矮人善笑聾人亦善笑弟以此二者自居而已

答曾弗人

人月讀台兄之文慕台兄之人蓋十年于茲矣不自意  
其得交于高弟子王無擇遂得領畧紡授堂全集且并  
其形容之巖巖聲咳之嶽嶽而留連于耳目之間蓋又  
三年于茲矣然猶以爲有閒也倩女之魂一在牀上一  
在舟中未至堂上未得合而爲一乃于今之夏五忽無

尺牘新錄卷之四  
擇攜手書至當其出於無擇之手入于人月之手則人月與台兄之魂合矣夫而後喜可知也徐而讀之則不徒爲驚世駭俗之論而務爲切肌刺肝之言抑又何弗人之于我深也夫今之時文則予已知之矣今之爲時文之人則予既已知之矣何忍言何敢言又何屑言其言之卑者爲饑鷹相附之態耳其言之高者爲鬪虎不下之局耳且夫天下之事其可爲者正多文云乎哉卽文之一道其可爲者正多時文云乎哉乃不顧一代之功令不惜一生之精神濡尾滅頂而爲時文中趨炎倚

勢之小人濡尾滅頂而爲時文中好剛使氣之君子則吾不知其可也善乎仁兄之教月曰時文古文一切置之而爲母氏行畧綴一言于後夫時文古文同醉同濁孰能過而問焉求一片清醒道場庶幾在詩耳抑詩獨非文乎介子推謂其母曰身將隱焉用文之今弗人將出而用世矣文曷可少也萊子之奉親也上堂詐跌爲小兒啼有啼則有笑有謳吟矣則文之以詩又曷可少也弗人試舉人月之詩踞誦于母氏之前其爲喫殺之聲可以失聲一號者有之其爲嘽緩之聲可以破涕一



笑者有之他日者人月命千里駕升堂拜母母勞之以酒曰是吾曩耳其節孝歌者也當此之時又豈但吾兩人目不相識而聲相聞者握手歡然若故舊而已哉

與薛諧孟

弟昨歸時所持仁兄詩古文詞爲表兄沈魯餘見而心死遂欲一識荊州以慰宿願魯餘四始之業久已奪旗蝥弧而先登且又具正平北海之氣宇自許非小顧獨折節于大匠之門蓋交亦有神不自知其所繇然也仁兄磁珀在手豈曲針腐芥之是取若魯餘者其亦可以

當高賢之一顧矣爲是附緘以致先游之意誠欲使莊孟忽然相見爲士林一快耳非有他也

與辛市

凡人作詩文無論佳惡其識想所結必有一種輕熟之境當其作之或異時異地示之或異人卽有重複句意人都不覺并已亦不覺矣昔吳王僚初見子胥與之語三日三夜詞無複者今人著書盈尺尙不足以供他人三日夜之讀豈可漫不簡點正須出之不窮如鮫宮珠又能一見不再見如麟角鳳毛斯爲可喜耳

與吳來之

盈盈一水相隔不遙而以所居僻陋鴻便甚希久不獲  
布一語于左右然弟生平廓落迂疎當其不言胸中未  
嘗有不可言之言及其既同而言亦無以加于未有言  
之初此雖與吾兄交甚淺而亦于有以知其深耳

陸彥龍

驥武仁和人  
焚餘稿

報茗溪吳舜舉書

前玉昆旦生丐僕序言方在潦倒凡有所需槩爲謝絕  
獨以諸昆懇懇誼不得辭聊敘湖山宴會率爾成篇不

事溢美之言諛諂之辭天性然也頃見并刻增易數語  
大異元藁陳思敬禮相爲定文古人之風豈可多及雖  
出雅意使僕掩其本醜增所借輝然粗絺疏綿中雜以  
純錦反傷質素耳幸爲釐正於計甚善不則擲元藁還  
之王荆公不妄徇人之請以瑣事增入誌銘與僕同意  
况文匪三都吾慚元晏亦毋事此紛紛也爲傳此語不  
罪不罪

報鯤庭書

庚辰  
孟夏

南溟一徙爲吾輩吐氣聞之喜動非特不寐今上特擢

新賢振古隆典以足下之才夙夜講究經濟大畧自足  
鼓動風雲上感夢協况平臺便殿時時接對在廷諸公  
平日塞默不得言此正建明得志時足下勉旃僕且旦  
暮望之矣黃石翁近事若何石翁海內人望朝廷丰采  
所屬當事眈眈願得而甘心者乘此閒相與引繩批根  
脫使非意羅織致起大獄如東京鉤黨時係天下安危  
不小僕等束首草野亦日祝天王聖明而已別後潦倒  
支離猶賴有同盟伯季時時過從痛飲高吟因念足下  
獨留京師拜政之餘自當肆力詩古文辭遠追建安近

逼嘉靖諸子雖非時所急然以英雄兼才子差足豪耳  
有所述作郵以示我并國勢治亂倚伏人士進退大畧  
悉以語我

報雪川吳旦生

屢辱手教拳拳連篇累牘不卽答問以僕鈍質不支兼  
疎懶成癖嵇生七不堪竟坐其六其一惟不能搔蝨耳  
所屬大集一序忽忽數閱月矣然僕臨文之際亦坐是  
懶癖又竊自迂怪值興則日可十數篇詩數十章然當  
機應塞嘿雖悉索叫呼日數十輩如催科責負益厭苦

不出矣况重以對客報謁之煩贈言訓謝之事乎無昔人百函並發之才而時給衆務此所以重自躓耳自春及今四方屬詩文者蟬聯不得脫長夏無事避客臥山中舉觴獨酌輒命筆灑灑藉酒氣噴薄中出之耳殊病率畧然素不工文卽迴腸嘔心徒自苦無益也藉使者報命記室留之

茅

維孝若歸安人一名僧曇十資堂集鹿門先生子

與王宇泰太史書

不肖才駑思鈍多厯踈蹶雄心銷折垂盡顧夢寐賢豪

之思窮而愈堅門下方爲九州之被如僕單布襜褕固易納之鍼孔中敢介季常諸君自通門下

與愚陽和尚書

蒙示九戒中不執語不執見二諦殊有微妙然而初學人必須有所遵奉科條由守入化倘一旦盡撤佛祖面目突信一種凌虛造聖要眇之談得則爲至人溷迹寒拾重來失則爲天魔鬼母更墮黑海齷生影響學佛人又何敢爲大和尚判此希有公案惟願慎之重之鄙心無已聊呈一偈真是持布鼓過雷門悚息悚息

寄葉相公

鼎札至今春始達稍悉相公里居之概不以西河餘痛損其行樂高懷所云時出郊外看小兒放風鳶便以高低爲榮辱誠是曠論我明以上相歸田春秋鼎盛立朝絕恩怨之猜退休尋韋布之樂書之史冊富范諸公便不足專美于前不肖維聞中事已得而復失命也久已安之春來惟是閉門課子及尋山水蒔花竹諸不緊要事交知青雲之士疎密聽其自然而已

與李本寧先生書

不肖匏落無成今茲北上倘邀惠明公釋褐秋薦京邸郵筒時時可達不然者九秋鍛羽直當以匹馬入秦叩明公于賀蘭之西矣男兒三十無成不一出九塞安能坐老三家村中與黃口豎子伍羸然布衣所挾亦自不淺絕不敢爲馮驩彈鋏面孔干累知己因茲便羽輒先言之

與周季侯明府書

不肖方在埭溪卜築一椽爲半生小歇脚關境頗良只少邨嘉賓爲辦百萬隱貲然坐此結構清疎不至如戴

家剡曲巖整如官舍亦政賴窘中滋味耳

與湯冷襄宿父兄弟書

江右山川清淑人豪代起乃今匡廬江漢之靈獨鍾君家尊公清標偉節奇字古文將左攝淵雲而右拂李郭爲政南服豪傑奔走者如登廣乘咸池星霧亂目不辨其奇不意兩公子復出而汗血駒也翩翩弱冠慧心朗韻犀利少雙頃者得縱觀兩公子汗青之業文之秀矣動如笙匏置之綠字丹書不復可甲乙不佞雖以一鬻嘗鼎望而知奇邈然如晨旭之耀扶桑難爲崦嵫矣勉

旃公子日新富有灼理傅才行且躡兩司馬而上何數遮須國小兒乎不佞弱不好弄壯益瓠落無偶于世兩敗枋頭纍然一廣武君耳然私心嗜古日甚必不敢當吾世而失尊公自五湖望蒼括諸峯紫氣團圞如蓋恨不能鞭蒼龍而一望海若今兩公子行矣束牲之盟何以期我幸爲我致尊公孔北海魯國男子快在識豫州今僕于門下猶淮陰之泗上長也兩公子雖歸將從乃公傾武庫而寓目千里比肩豈無其期哉

與陳眉公

入夏暫學閉關益嬾酬對馳思足下如暑月涼風招搖不能去懷抱

與李元白書

秋風鱸膾季鷹思逃官而就之我輩幸負七尺骭髀為龍為虎他日謝之不可去猶今日博之不可得也御板與於北園採黃花於東落詎庸知不勝風塵馬蹄乎

答朱大復

家姪韶稚英偉稱其家兒第虞鋒鋷太露易致缺折是在一二父執嚴束之非癡叔所能口舌爭也今茲出而

讒諛滿座恐愈益蹶張矣門下不忘死友其善成此孺

子

沈守正

無回武林人雪堂文集

與柴延喜

世道日涼交情不古谷風有棄子之歌伐木絕嚶鳴之好五交三異未盡其變翟公書門翻為常矣閒有噓枯借煖絕少分甘亦必兩貴相援兩窮相倚若炎涼驟改華素倂分昔之側肩忽成攘臂詳推斯義無殊貿易至於山陽聞笛西州慟門撫今悼往已不易得但存孤惜

尺牘錄卷之四  
三  
舊責其宏濟卽不至耽睦耳之權揮無情之涕虛往實歸淒入肝脾何益死者若風雪推孝標之衣飲泣剖郤成之宅其人綿邈如□□□□此等在今人以爲奇事在古人直是尋常□□□□生則又在數流之上矣所以然者弟於季思□□□連牀摩首從子往休復之末行小稱氣分奉世□□講下便有休戚與共之誼縱竭躬碎心以謀其不逮自是後死之責如仁兄者生慳半面死已宿草徒憑紙上之陳言耳邊之芳譽拔之頑穉授以衣冠昨其兄昌世書來感切高誼至不啻口自

云九世以前來茲以後代奉神君是日弟政較蕪廣堂多士雲集伸紙再讀淚流盈睫非感歎歸生之一青衿政以當此交朋薄惡之日乃有急義尙賢如仁兄者東南義問從此如百川之赴海矣

寄凌巨先

僕此行所謂六州四十二縣不能鑄此錯今不久舍此歸再作商量

與王獻叔

始作已佳今更神絕矣奈小巫之奪何



又  
蕙何多英也謝

又

此中數載受門下之愛最深別後相思當與江瑤同雋  
永耳來貺益不敢當謝謝

又

雨中為足下作小畫急欲求教故未及燥而即遣之

支大綸心易橋李人  
華平先生集

示兒

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  
膚受之愬須心硬浸潤之譖須耳硬

出京辭同年

生以狂妄上觸權奸槩從竄逐如白頭媳嬪屢易翁姑  
無論食性難諳舊嫌易隙而華色既衰即務為婉變恭  
媚之容酒漿織紉之勞亦且醜之矣况諸姑小叔嘖有  
煩言又有不可必者乎此所以自古孤孽終於銜怨以  
歿齒而生之決意長往以自同于鑿坏灌園之侶者也

聞啓祥子張仁和人  
無譽齋雜識

示子弟

文有正位不可大粘亦不可太離張賓王常閱友生一  
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耳張元長云作  
文如打鼓邊鼓須極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真  
狐精也

嚴調御 印持仁和人

與蕭伯玉

雲棲慧公今之支公也觀其漉娑樹下倚徙牀上雖穆  
無一言而頽然天放唐宋以下恐無以位置斯人耳

汪汝謙 然明休寧人家武林

與周靖公

人多以湖遊怯見月誚虎林人其實不然三十年前虎  
林王謝子弟多好夜遊看花選妓徵歌集于六橋一樹  
桃花一角燈風來生動如燭龍欲飛較秦淮五日燈船  
尤為曠麗滄桑變後且變為飲馬之池晝遊者尙多蝟  
縮欲不早歸不得矣

尺牘新鈔卷之四終

南海譚瑩校

尺牘新鈔卷之五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王

鐸覺斯孟津人  
擬山園選集

答秋濤

轟飲驩甚便欲擊缶以代秦聲拙字蚯蚓形耳足下何  
愛之若此自顧之無異枯核之登華俎

答拙存

深山大澤君龍蛇也乃不遐棄于蝸蝼則蝸蝼何以自  
飾其醜色



答吳隆媿

竟日啖飯僕薄福覺太康矣家中得一善鑑遣力獻之  
足下有古人之德宜函古炤

答圖南

夜燈比較古人掇元華吮玉腴以餵枯腸棗詭龍骸不  
一而足使伸蔚蓬蒿之屋迴互生色

答親友

今者河邊新柳山下春烟王母洞桃花光武陵杏子濯  
濯狀與牀頭芳醪鬪色矣不能與足下舉杯相酬于明

月綠水之區可勝悒悶

答九陽

嵩山蘭花正開與二三友石淙之下餐朝霞吸晚翠題  
詩巖上可當我春風一度鐸非紳組情深烟嵐道淺者

答後予睡足

僕自作遊人晝則驅馬夜復篝燈榻管何異朝菌榮枯  
蚊蚋聚散竟為造化所籠謂之何哉林慮有佳山水俗  
不溷濁不獷悍得一區以為焚香繙書地王子宜置丘  
壑中安能久低眉與鷄口爭食乎

與房海客

麤筆何當于足下要亦蟬螯郭索潭底不見崇岸足下  
登日觀峯東瞰滄海紅樹爛熳空翠飛撲此時切記不  
可展視恐山靈姍哇現相僕夢不張口唾僕乎

答粹然

柏子林裁樂器聲甘而心苦僕之繁于應亦然

與藐山

足下主何隅乎宣城山中水泉激湍如數萬烈雷掣轉  
長松怪石之下佐以清醕丹菊黃茅烟霞性適一舫夜

泛月下短簫知足下不負秋水白雲也雖然脚詔飛來  
魚磯可奈何文天祥曰惟恐逢恩一日移去

答益吾

必欲燕石飾之寶劍首乎容磨其咀勉而從事

答季重

昨費墨可二螺鍾山紫氣排闥而入爲我送青縈白棹  
聲撥水烟波相接吾輩得意之事畫省蘭臺能勝此無

答觀水巖六衷原

蕩陰風月無恙否遙望北斗在袖足下之情渥矣太行

尺牘新錄卷之五  
三  
林慮秀色烟樓須得文人友于今君家兄弟收山趣而  
譜混沌也來詩音生字裏山濤驟至蛟龍滿前非僕當  
之必至深倒

答舍白

道中養何其厚耶宿邯鄲恰似盧生騎驢入枕孔中光  
景斜魄炤戶疑足下搖珮苒苒來

答存我

數年見足下鮮劬經亮謙挹縝澤足下豈止才人乎峨  
嵒劍閣山色應逐人來足下暴祕簡于羽陵授大文于

龍威灑雨廣野無處非潤蜀且再覩文翁矣

答石憲

足下何過采僕春華耶惟予以寬期否則腕脫矣大集  
筋常侍度玄暉氣襄陽香澤乃錦瑟五十絃夜郎今始  
知漢之大

答孫北海

家口衆不給作乞米帖不免致羨于侏儒世味頽然雲  
水栖心嬋緩于人跡不到處僕心緒在泌洋洋一篇矣

答周元亮

乖隔閩嶠俱經大劫螻蟻過大虛不必言足下詩不入  
輕薄促弱骨格獨邁昨夜痛飲右簫左觴非敢如處自  
擊壺而感慨悲歌風雨雞鳴何啻嗚咽也我輩一宵便  
足勝他人偽交十年畫冊輕秀尙少奇古深厚生創已  
題數語僕今尙壺尾何日三萬頃太湖蒨峭廣博收吾  
兩人筆底大海磅礴作驚濤簸天語耶

唐時升

叔達嘉定人  
三易集

與王澹生吏部書

兄宏材大度所至搜訪人才講求職事自是當代偉人

第願于聲音笑貌之間常加敬慎瑯琊門第赫赫所謂  
公侯之子孫有山河之氣象况又早著才名取高科居  
要路雖卑已尊人人尙疑之詩言威儀抑抑爾雅云抑  
抑密也無所之而不加簡飭乃謂之密耳蕭子明舉扇  
一揮謝萬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為戒世固有目攝  
之恨至于刺骨者聞在兵部同寮皆畏而不親畏而不  
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忘鄙言

楊于庭

道行全椒人  
續集

與李鵬岳少參

曩從玉繩具紉門下簪履之念茲又緘書分俸而儼然使臨之至獎藉不肖謂庭所以取數于天者賒凡此皆庭所不敢任而昔人所謂孔北海乃復知世有劉備耶時事俯張諸賢踟躕與丈出處幸各勉旃近味南華嗒焉喪我之言入西方氏無相三昧其于岑寂差自勾當耳

楊希淳

道南江寧人  
揚太學遺稿

與吳幼安

吾鄉口語難調而吾兄復爾多故恐不若索居為便也

一二同心見過正自不妨款洽畧涉他輩便當敬而遠之蓋飲食雖係細故而口腹之徒視此為重見款者既有得炙之歡不與者當生染指之恨况夫矛戟之危常生樽俎枘鑿之隙每伏笑談加以吾兄腹腸洞豁心在口上稍爾霑濡不覺議論風生知者謂其無他不知者以為口實蜂蠆有毒所宜慎護昔人謂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如幼峰兄輩自可時時過從此外惟宜引滿獨酌咏史漢一二篇閒有吟什止可示一二知己既不宜發揚已美亦不可評駁他作此則兄自知之不必言也



李逢陽

維明江寧人  
李儀部遺稿

與黃龍岡年兄

僕舊嘗語人曰一官有一官職事何擇崇卑今之官卽甚卑冗亦只是人不稱官非官不稱人也丈於此時以不可知者付之天而以當自盡者責之己卽胸次亦自泰然胡止官常克舉而已如何如何

秦

鎬 京河南汝陽人  
頭責齋集

與邑人

鎬市宅一區鬻金百兩恨貧無長物飄飄片瓦皆從賣

賦贏來幸交有故人落落數椽亦自買山贈到願以佐公家燃眉之急聊以攄野人炙背之私雖大廈峻嶒不資寸木然長濤滂瀆亦納支流倘使貿而爲絲織細誠微可備襦領袴腰之用若銷而爲鐵錙銖雖眇足充矛頭盾鼻之需不厭其卑乃成其大鎬辟如老衲子合頂浮屠以孤掌鳴成衆掌又辟如野道人捨身險塹將一心化作萬心謹啓

辭建坊

鎬啓前者建坊之請業已非分求辭今茲憲檄之頒又

爾僉謀議舉庀徒伊始戒事有期伏念金屋輝輝嫫母  
貯顏而忸怩響廊孃孃西施振屨以從容履坦無虞負  
乘可懼或以鎬處父母兄弟之間微涉艱苦此譬之茶  
與藥甘苦自知令人食之無味或以鎬當山水友朋之  
際小有唱酬此譬之蚓與蛩喧寂自解令人聽亦無音  
乃居然豎嵯峨于晚風殘照之餘遂覩焉標姓字于大  
市通都之內石亦有語山豈無靈如無故而加鞭神應  
譴責倘非情而下拜鬼且擲揄在安民愁欲引刀將聞  
之而逃必且塗名易姓在輪扁恥為執鑿卽呼之而至

亦難得手應心且居高者危穩莫穩兮翠篠干竿匿影  
况吾老也賤樂莫樂兮黃茅一把蓋頭謹開臆以陳辭  
省得名虛起謗冀矜愚而轉達免教寵過生災朗嶽好  
存龍山無恙問何峯堪伴峴首願留為邦良守令墮淚  
之需看幾片可代燕然請截為鄉賢大夫勒銘之具謹

辭

錢

梅彥林嘉善人  
衍村別墨

與友

迫人飲飲者寡任人飲飲者多故君子之教人但為人

具佳釀不爲人嚴觴政

李流芳

長蘅嘉定人  
檀園稿

與夏華甫

爲兄作此冊稍存筆墨之性不復寄人籬壁但當世耳  
食者多識真者少聊借千載上諸君子之名以恐喝之  
效顰學步非子本懷令摹古者見之當爲一笑然後世  
有知此道者亦或相賞形似之外耳

高

兆

雲客侯官人  
遺安草堂

與周減齋先生

兆身滯海嶠不獲如魏劭自鬻邸舍左右先生已無顏  
色上對古人而徒于射鳥樓下仰觀海月孤懸哀笳夜  
起與三十萬家墮當年之淚先生亦何必有此高生哉  
舊恩縈念語易傷心不敢復有所云請室風雪應更多  
寒伏惟夫子加餐加衣以待陽春于萬于萬

與紀伯紫

奉別以來苦憶幾令元髮白悔當日風雨中不審細珍  
重浪以談笑擲分陰也過南浦過旅堂知皆有書迄今  
僅見富沙驛一札那能不令人起河山之恨此時計大

尺牘新錄卷之五  
九  
兄在真冷堂親菊事當不寂寞但石頭父兄弟日過  
從索觀南海文犀瑋貝不知大兄何以示之園館無善  
狀惟八月十一日接櫟園先生及旅堂孟夏書爲最吉  
祥事敝地人民益無聊弟殘冬嫁小妹發春卜葬兩親  
後將去故鄉矣安蔬夜雨之約幸早爲計大兄頃復有  
遊地否何日至旅堂幸委瑣示之弟常作詩竟不能成  
送大兄詩正如三年不能作詩懷旅堂也交情至真處  
遂覺入文字不易然終當作之  
張鹿徵 瑤星江寧人

與程端伯先生

十年以來頽放山谷雖海內名碩郇里達尊如先生而  
未獲時勤教益疎懶之罪踰嵇越阮矣孝翁寓齋一奉  
笑語而久濶焉久之先生翔步霄漢而弟匿影空山雲  
泥旣殊鱗翼久絕其爲瞻戀馨竹莫申邇來落魄無似  
托鉢東牟故人挽留援止而止從開來壁間見白雲若  
圖外師造化內闢心源非獨時流所未夢見較前身畫  
師未知孰勝也所作臥遊圖當不下數十弓于古大觀  
長安紙貴珙璧駟馬未之能先弟雖棲心物外諸念斷

天朋齋金卷之五  
絕而懷想翰墨不啻調饑望以一二紙見寄非敢言心  
慕手追領畧萬一但得焚香靜對骨憂青玉身入鏡中  
于願足矣若更出新篇數十首申藤疾掃以惠故人熟  
讀詳玩如共晨夕則隴蜀兼收邢尹並集未知餘生有  
此厚福否耳草野倨侮幸不爲嫌

答劉元夫

險阻場中稍稍得性命之學一被蒙頭百緣放下貧賤  
患難無入不得方信寃親平等皆是導師也閒中無復  
妄念惟山水朋友猶滯胸臆耳

與董樵

辱與社兄同聲共氣性命關切景仰高山藏之肺腑得  
如農手札知先莊節獲受教于太翁先生世講之誼更  
益肫摯亟欲一晤芝眉慰其饑渴而閉置新婦出入不  
得自主兼值冗劇不可以請古嶽偉人當面蹉過慙恨  
無極弟經年頽放自同土木掛脚藏頭忍饑待盡而以  
索處寡居鬱鬱無語因思放眼山水豁其孤憤隨風飄  
墮聊復爾爾人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耳然踽踽  
之蹤寄人籬落昔慙下惠今愧孫登得無爲大君子所

鄙夷即形迹阻隔悃款莫通輒錄數詩上塵洞矚亦可諒其區區也

與劉公勇

契濶蘭襟有懷如嶽聞丁酉秋冬之際車騎久駐白門而弟以萍蹤流浪失此良覲抱歎何言道兄六翮既振雙珠在掌人世令福固已占盡亡友弱女獨力周旋此在流俗詫爲希有而大豪傑視同毫末耳然足令餘子愧死矣弟鹿鹿魚魚如蓬如梗偶以台宕入夢擔簦南游不謂荆棘彌天龍蛇滿澤山水勝境化爲迷陽一雙

蠟屐高掛壁上世閒不如意事大約如此困頓歸來貧與病俱簞瓢如顏子而無負郭之田襟肘如曾參而無養志之子老婦臥病呻吟米桶之中諸父窮居愁對衡門之下學不日益而身日衰道不加高而魔加熾爲人自爲兩窮出世入世交病清夜迴光通身汗下道兄何以指我迷耶

上紫淀老

從驚濤雪浪中得天然硯子兩片其質如玉其光如鏡其受墨如馳而舐筆如濡端歛不能及也恨坡公未及

知使鼉磯浪得名耳敬上一片以助橫掃疾書之興

答姚寒玉

玄墓十里西溪千樹時時不去胸臆不謂從寒道人十  
指幻出也一春花信二十四縱有此香無此格非高人  
定不能為寫照耳茶熟香清老衲在座來聽無生話何  
如

茅元儀

止生歸安人  
石民四十集

與紀竹遠

昨歲出門自分決死不謂又作一年淹再得握手此骨

終付無定河邊不能在世間作醉生夢死人風雅不磨  
付之千秋耳以足下之才寥落如此此武壘之所以歎  
也幸自珍愛以需其時弗激弗頽此道人死決語也詩  
真可稱新調足下何所不宜真令我媿死矣

胡

介  
旅壁彥遠錢塘人  
河渚集

與康小范

苟茶奉敬素交澹泊所能與有道共者草木之味耳

錢謙益

牧齋常熟人

與冒辟疆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爲天下士不虛所聞非獨  
淮海維揚一俊人也救荒一事推而行之豈非今日之  
富鄭公平聞中雖能物色不免五雲過眼天將老其材  
而大用之幸努力自愛衰遲病發田光先生所謂駑馬  
先之之日也然每見騏驥猶欲望影嘶風知不滿高明  
一笑耳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青鳥窗前物也漁仲放手  
作古押衙僕何敢貪天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  
見拒何如嘉貺種種敢不拜命花露海錯錯列優曇閣  
中焚香酌酒亦歲晚一段清福也

與減齋

撫躬責已歸命宿世此理誠然誠然不肖慙悶患難深  
淺因果乃知佛言往因真實不虛業因微細良非肉眼  
所能了了多生作受亦非一筆所能判斷惟有洗心懺  
悔持誦大悲咒金剛心經便可從大海中翻身立登彼  
岸也荔枝名酒從刺促中將寄不惟念我之厚而好以  
暇整善敗不亂亦可以占後福矣寄到之日止遠歸荒  
邨與荆婦明燈夜談徧酌兒女共一愴歎因知喪亂殘  
生妻孥相對良非容易事也新詩燈前雜誦怨而不怒



信大雅之音也皋橋銀箏尙裹紅淚須歸棹盤桓再磨  
魯陽之什耳三家村中都無片楮拮拾非報未盡馳念  
金人瑞字聖歎一名彩吳縣人貫華堂集

答王道樹

松樹子便已如法種訖今初離立如人也誠得天假第  
二十年無病無惱開眉喫飯再將胸前數十本殘書一  
批註明白卽是無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龍鱗歲月  
哉

與家伯長文昌

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  
之一句說話耳儒者則又以生平爛讀之萬卷因而與  
之裁之成章潤之成文者也夫詩之有章有文也此固  
儒者之所矜爲獨能也若其原本不過只是人人心頭  
舌尖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則固非儒者之  
所得矜爲獨能也承云新作便欲入許用晦之室矣

楊嘉祚

寒雲泰和人

與蕭伯玉

珠固不宜走羶也然宜走盤出盤則有失珠之患矣

張

燮

紹和龍溪人

與黃俞言

坎坷雖大苟無真意氣往來其間便覺天地亦屬頑冥而生機之不毀者獨有鳥鳴嚶嚶一帶而已

蕭士瑀

次公泰和人

與兄

他人與人書終日言而未常言如弄珠鈴者上不住空下不墮地中不著手乃為妙耳兄書乃棒打石人頭朴朴論實事將動而血指耳

又

莊周有言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衽席之上飲食之間不戒而疾共殺之入于畏塗而恬弗怪也雖美疾滋毒然節慾忍嗜猶可以免惟文人才士筆端舌端殺機最隱招禍最毒古人之訓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又曰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兄留意焉

李

盤

小有原名長科興化縣人

與李仲休

我輩當從孝友二倫立脚根從生死關頭開眼目從貪  
淫世界豎脊梁凡立身行已利物濟人皆吾本分內事  
即使磨蝎終身必不改柯易節一切前因後果如同之  
天憲之貧慶之富跖之壽置不問可也

與唐宜之

殷棠川先生輯古來循吏酷吏之報題曰鑒懲錄先文  
定見而悅之隆慶戊辰與棠川同主禮闈進士授外吏  
者來辭先文定各授以此書以故戊辰之榜不獨文章  
爵位赫奕一時而吏治尤照耀先後焉夫師弟相別以

一書授受似非甚難之事而入官之始如入暗室忽得  
一燈心地既端舉步必正數年間一方民命得以衽席  
特在吾一舉手閒前人之用心如此

與張爾唯

千里之畿劍會萍逢接塵聚首合莫多於燕五方之衆  
星分霧散祖道岐亭離亦莫多於燕然合以旬朔不勝  
離以歲年合之佳娛不勝離之淒斷則燕離之思愈深  
燕離之調倍苦第八上燕京嘆數奇而嗟遇嗇悲歌慷  
慨之意須臾不釋于胸中益以離愁誰能遣此燕市荒

涼燕臺寂莫燕山黛色燕水寒流燕月孤明燕雲慘結  
君亦老于燕者其爲我序之

張幼學

詞臣泰州人  
塞上游

與客

夫老死鄉曲達士所鄙顧遠游之難亦不可不知也風  
霜雨露來集無時難在天崎嶇險阻風波盜賊難在地  
至于人情詭過山魑毒逾沙蜮其難有倍于天與地者  
而吾人以一葉之輕漂搖振蕩干中不幾以父母之身  
試于摧枯振落而無難者乎浮雲落日人生有涯孟氏

正命之旨諸葛靜儉之說蓋不可不三復云

孫弘祖

令弘秀水人  
樸語

答沈甥君善

知甥已南還燕臺得駿復失之於我君善耶讀祝髮像  
集句想見甥貂裘大做時蘇長公言李端叔一生坎坷  
正賴婦賢德能委曲順適以忘百憂不爾人生豈復有  
嘉味僕每感斯言畧評往事卓文君能令人病荀奉倩  
婦能令人死徐淑能令人憐謝道韞能令人服樂羊子  
妻能令人廉王孺仲妻能令人淡蘇季婦能令人憤衛

室人能令人悶憤與悶可奈何願甥且作有髮僧繡文  
君鑄道韞七寶莊嚴王樂諸媛於火宅中設蓮花供可  
耳至於悠悠世人所謂閉門卽山自可少與周旋

答馮茂遠賀兒入學

弟衿尚青兒復著此正恐戀戀故人何足云賀第綵貺  
殷勤誼不能辭爰題二幅范文正公做秀才便以天下  
爲任向文簡公耐官職豈爲此舉自多於迎日列之馬  
首如佩長者誨言耳

答沈德瑜

兄知我嗜酒乎正自不得不嗜耳羅襄陽有言龍君乞  
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須兄念我

答歸彥先

伯淳先生謂天壤下獨我孤零非天壤下無人人自藕  
孔中生活耳目口鼻局踖而不堪對耳

示後人

比來王謝子弟俛仰諸貴人諸貴人亦往往魚肉之置  
田營第如取諸寄嗟嗟李衛公平泉癡淚行復自及曉  
人當如是耶

周容 茂山寧波人

與史立庵

棖闌司出入而戶則有樞輪輻行遐邇而車則有軸性情者詩與文之樞與軸也車有軸而輪輻可夷可險戶有樞而棖闌可啓可閉故人有性情而詩文歸于一致矣

于奕正 司直宛平人

與顧與治

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僕恥之僕所披覽既遍

更得快遊以歸閉門涵泳而後出子以為有當乎今雖間為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

艾寧 子救江寧人

與王玉式  
潦倒半生落落寡遇自書史山水杯茗之外無適性焉抱東籬之志避北山之譏春雨迷離旬餘不出偶誦淵明飲酒詩夷猶自得如與深飲劇談漫爾言和未暇計工拙也幸教之

高岑 蔚生江寧人康生弟

蘿棲稿

與羅星子

聞足下遊武夷歸僕妒多于羨僕雖未至武夷然二十  
年來時有一武夷往來于或夢或醒閒足下遊武夷者  
僕將爲遊遊武夷者試問足下十萬峯中某爲崑崙嫡  
胎某爲五岳外史某者奇矯若龍門某者秀矗如眉山  
某骨俠爲黃衫客某形幻爲紅線姬某者爲龍泉寶鏢  
光燄可以燭霄某者爲荆山良璞精氣燦若白虹或爲  
瑯嬛秘笈或爲禹穴靈文或者奧詰爲岫嶠碑巉刻爲  
爲籀斯筆或氣象高華如瓊臺芳菲爛漫如繡谷某孤

子爲天龍一指某怪誕爲古皇九頭某如九曲夜光玩  
者大費巧思某如八陣營壘觀者嘆其奇材某如鬼剝  
神鏤龍飛神舞倏爾乘槎天漢爲張騫之支機石某飄  
然屏風上行如鄴侯之鎖子骨足下幸一一語僕僕將  
爲遊遊武夷記非必樂舌潘筆合成奇觀而遊者不必  
記記者不必遊僕欲爲從來作遊記者少開生面耳

與吳遠度

足下移居近僕共竈蒸梨同畦翦韭深歡素心但隔離  
有人遂使我豪舉頓失經時跼蹐

孫枝蔚豹人關中人  
漑堂集

與王貽上

承惠示山水閒諸作初讀之目眩心駭既則形神蕭散  
便欲作天際真人想先生真移我情矣太白云郎官愛  
此水因號郎官湖僕嘗推廣此義謂永嘉宣城山水當  
永屬二謝柳州山水當永屬子厚金陵當永屬太白下  
此如石淙冰溪當永屬東野今大江南北自廣陵抵姑  
蘇諸勝地便須永屬阮亭先生當無異議者然永嘉諸  
地昔得數公皆風流特起前無大敵一旦據而有之無

敢爭者此易爲力耳今京口則六朝三唐名士題咏之  
地也卽平山亦久爲歐蘇諸君子所有乃欲起而奪席  
拔幟爲千餘年重開生面譬如旣生瑜又生亮亦天地  
僅事矣不謂先生忽開如許奇局遂占盡風月鷹揚虎  
視前無古人而所謂古人者亦且拱手相讓不止放出  
一頭地而已異哉擅茲樂事良可賀也亦可妒也僕初  
歸重以多累不獲奉教左右深足爲慙然知先生亦殊  
苦應酬不敢又閒溷闖者他日訪游歷所至願野服相  
從與漁樵數人聽鼓吹入山之曲或不爲高人所拒則



至願也永叔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  
共步青林閒然則孫山人又安可少耶知己之前狂言  
可存然安知聞者不採為佳話至于種種不願多及也  
范驤文白海寧人

與就園

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高亦緣本領  
大耳昔人欲以五百卷益令穰畫心便是此意

江念祖

遙止休寧人入家武林

與減齋

黃子久從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今人  
以虞山片石畫子久以荆關諛雲林老人似未得二家  
宗法也

胡介

再見

與陳平遠札

一年三秋空過便是一年空過此一年亦在我三萬六  
千日中消算如何坐令空過弟數日決意西歸捉兄一  
放浪于山巔水涯中耳定山欲拏舟奉訪或共載而至  
定山自佳與之語猶有高視遠眺之意也

與孫元襄札

聞平立長往知門下益增離索之感矣我輩以朋友爲性命是貧賤輻軻中之梁肉黼黻臺池鳥獸也并此奪却如魚失水如鳥焚林何以生活大苦大苦

復王鐵山師

昨在邦關得重待色笑接膝數言于水見河于山見岱矣伏蒙垂教諄懇非中有關切豈能至是然介辱門牆二十年矣少更患難長閱滄桑江海橫流確乎孤立未嘗輕動于富貴也況今三十過頭十年學道肯輕一擲

以負生平恐辱遠志故附及之

與扣冰和尚書

懸冰三尺從老人雪霜胼胝滴水滴凍中來非鹿山老灰心冷面未易擔荷昨捧讀老人書知付囑得人開慰無量恨帶水溯洄未能卽拜下風然春草如烟寒梅成雪知同風未隔也先布崩穉徐圖掛搭

答龔總憲書

燈火橫塘蒼茫分手登車返棹心結萬端思後晤何時相逢何地真黯然也嗟乎介失路之心不能自明而先

生明之介失路之計不能自存而先生存之至雜佩之  
解兼粲中閨臨岐之言洞出肺腑人疑介孤耿之迹于  
龍松獨深顧孰知知己之誼有令人不能去心者乎南  
行之役自省慙恨得藉手買山蒙頭草木結河渚數椽  
以待知己頻年倒行逆施之迹庶幾得自見本末耳嗟  
乎以龍松之高韻而久局要津以河渚之孤蹤而常停  
岐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豈能鬱鬱久此乎吳閫握手  
之言介中心藏之矣願與先生交勉之研德疇三吳門  
之兩玉樹門下見之定把臂入林者也半千自是我輩

人氣不諧俗非時賢所識也過蕪城時試留盤桓知其  
蕭遠耳

復唐中翰祖命書

蕪城別路猶在夢中回首容輝忽忽三歲故交零落河  
山黯然觸緒傷懷萬念灰冷年來卽詩文撰著亦視同  
蟻丸唯思草木蒙頭向泥蕪石火中了半生未了之願  
而已恨買山之計未成猶未免隨俗俯仰浪擲光陰爲  
可痛惜耳耕塢年齒已大子瞻所云不宜復作少年調  
度也亦宜少留意此事以酬夙昔何如何如昨晤宣城

梅淵老知有道將還故里又聞新有西河之痛衰年遲  
暮何以堪此爲悵快累日唯有道達懷善遣須知彩雲  
易散泡影難真自顧亦然何況枝葉不宜纏繞復增太  
和之戾也別諭其人雖喜追逐我輩以爲名高然胸無  
至情而眼孔如豆那能作得度外事來還宜自惜頭面  
率報草草

與龔半千論詩書

僕自延嶽堂下見柴丈人畫卷胸中已浩浩落落願見  
其人願與其人爲友矣遲之五六年慙與渡江來備道

柴丈人好我之雅客歲過蕪城入門握手懽若平生覺  
爾時形神內外各無留滯始歎昔人所云譬諸草木吾  
臭味也于柴丈人見之矣承選定澣內名家詩而遠索  
旅堂藏稿今已再三僕沈吟遲久非敢爲知我者惜此  
傲帚也區區之意竊見數十年來之言詩者同異相軋  
去之愈遠宗鍾譚者破碎宗七子者囫圇有衣冠而無  
運動爭體面而乏神明僕之爲詩似別有本末似且宜  
堆壁覆瓿俟後世之或知我耳且每感昔賢身旣隱矣  
焉用文爲之義平生偶有所作未嘗出以示人又念人

尺牘新鈔卷之五  
三  
之著作老而多悔僕行年四十矣以自觀二十年前之作已心憎面赤讀不能下矣觀十年之作滿志者十不過二不安于心者十猶四五矣即今年而觀上年之作秋冬而觀春夏之作滿志者終不如不安于心者之多也繇此以推天倖假之以年倖而得從師友學問更十年更二十年以觀今日之滿志者安知不又爲異日之不安于心者與且或心憎面赤而讀不能下也語云良工不示人以璞則不獨自匿其文者之當慎即自愛其文者之當慎也茲承有道面命至再昨驚叟促之至

再今牧公坐待錄稿至留湖寺三閱月矣僕重違故人之意只得錄舊稿十之六七奉正幸柴丈痛加繩削以收朋友相成之益此弟之悔書也幸毋即附諸君子劄刷布之澣內以重弟之心憎面赤幸甚

### 招減齋

草野荒寒從不敢作地主飲明日已訂林鐵翁與一二同學追隨先生作竟夕盤礴道駕幸早過荒齋并攜臥具來瓦盆木榻貧家風味亦不妨親歷之耳

### 復龔中丞定山書

介自江右還聞閣下有執桐之感感平生見顧之重正擬涉江泥首太夫人座前并與閣下握手寫心一申契闊櫟翁至知復蒙慰留陳情不得淹迹京華嗟乎衆人以異數爲榮我知先生南望傷懷矣介與定山去遽大夫知非之年止三四歲矣亦當思一閒著求一退步且先生試回首四十年來凡人閒世滄桑陵谷升沈平險以至尊官要津盛名好色凡風流得意之事風波失措之時定山閱歷疑無不盡矣以今觀之都如一夢更四十年亦只如此嘗憶唐人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之

句爲有道人迅絕耳定山智慧如水肝腸如雪安得止以慧業文人自了也此是圓著之第一著然非決絕退步人難得下此閒著耳留意留意

留啓巖叟

今日與耕塢坐柴丈人桐陰下竟日耕塢爲予書胡萬贈答詩柴丈人爲跋隰西倡和冊予爲二子題小炤又成七言詩一首于時風物高閒茶清酒冽吾不知踟高踏厚中何從有此一日天地也恨巖叟河西傭輩不得同此浩蕩耳旅道人將歸河渚矣叟來當出此示之

與櫟園司農

江路容輝柳條載碧與先生忽忽別經春矣記垂死榻前握手慰問倉遽為別至今耿耿時從鐵老處詢知眠食無損懷抱有加深慰懷仰介病起益傷身世遂專意卜居賣藥之計以放頓家累不謂一枝初借懸壺未成而逋負已及半千迫歲周章都無人理鐵老每過相為愁歎而已今春追呼四集只得踉蹌出門復俛俛無所適從大似禪和子參竹篋子話觸背俱非語默不得老鼠人牛角矣自顧失笑不堪為先生道也

堵廷棻

芬木無錫人九友堂集

與櫟園

畫羅漢不在怪樣正使眉目一如恆人而道氣沈鷺生人敬畏心為足尙耳蘭谿貫休十六軸亦曾見之而心無所矜也只覺其醜獐耳

又

世之光采日生人之性情不竭尋常真正詩料古人何曾合絡將去會心者自能隨地拈來白雲烟水萬里百年驅遣得宜何妨清思今人動譏勦襲若先生詩人能

剽襲其單言儷字否

又

琴川說行逐雲閒者亦皆却顧卽爲公安山陰竟陵者可知矣以踵習之流極議作者之濫觴照眉之牒已粗苧邨之顰不綠昔人所以恨于臨摹者謂其毒甚于詆訶也真色人難學畢竟有遮掩不住處逗人青眼吾于先生集得其亭亭玉立不染一塵處

又

人有耳目開闔處有心思深入處步步引入節節移情

若塾師闕初開筆文字視其思緒所動輒擊節而丹黃之拓其微照與爲大觀非但苦心真有妙用此先生以蒲柳之姿錫以芳蘭之譽也雲司中聲若敲冰熾然積炭每當栢沈月黑奇香繞臥時輒抱此書哦好句以潤澤其胸臆知己會心之句且當骨肉盤桓無言提命矣

與吳冠五

老蓮畫梅故作支離肥白曩常問之答曰須懸五六步看耳遂授以法媿不習也

與高蔚生



尺牘新金卷之五  
昔人謂畫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物其中之  
牛甚多正不如夕陰滕隴玩此黑牡丹隱隱似聞短笛  
也

陳士奇

弓父平人漳州鎮海衛人

與陳昌箕

讀書眼欲黠如賈胡到處輒止心欲儉如惜福人飯閒  
粒墜必拾入口

申涵光

鳧盟永年人

與馬頎公

跼蹐長安斗室閒出戶塵沙塌堞左右市肆雜列秣糟  
羶豕鬻炙氣逆不得舒遽歸塊坐庭幙闌落如野僧更  
無磬鼓一二老僕羸臥不起幾於自執掃爨秋霖綿漑  
宵晝懷抱可知讀蓼龕詩而曠然也如澂潭如蒼嵩如  
曉星顆粒如尊鼎斑紋古人剗心刻腎而蓼龕以餘力  
及之則力有餘也梁園之厄沈淪秦莽流離困躓了無  
生理而奇山怒水古樹幽禽遇蓼龕俱不敢有遁情有  
匿旨哦咏翛然驢背纍纍則蓼龕之所得可知也蓼龕  
教我矣

金堡 道隱錢塘人  
清淵集

辛巳與同年生

□□□□怨者欲得而甘心焉則將與天下之人共□  
□□□□將相將相非報怨之具也然而為將相□□  
□□□□也寡矣則不俟吾十年淬劍矣足下為□官而  
亦為人所欲甘心以吾論之吾欲與足下修怨則當列  
上治狀俾足下久任偃僕達官犇走過客拮据錢穀屈  
曲鞭撻卽足以死足下足下卽未死亦復魂窘神喪勝  
於鼎鑊刀鋸今令之脫然釋重負拙也驅麋鹿於長林

豐草閒麋鹿既幸矣孔多之言不勝其多而無所損乃  
足下猶有戒心何也

黃端伯

元公海岸建昌新城人  
瑤光閣遺集

與黃子安

久雨不晴箇箇拖泥帶水直待雲開日現正眼豁開方  
好向虛空裏打筋斗也別峯相見自有作家請足下圓  
前話

尺牘新鈔卷之五終

南海譚瑩校

